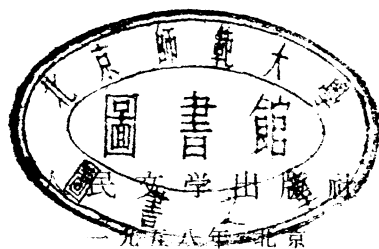


魏武帝魏文帝詩註

魏武帝魏文帝詩注

曹操 曹丕著

黃節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 709 字數 48,000 開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張 2 $\frac{1}{2}$ 插頁 2

1958年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2000 册

定價(7) 0.30 元

出版說明

本書是故黃節教授輯集曹操（公元一五五—二一〇年）、曹丕（公元一八七—二二六年）及曹叡（公元二〇五—二三九年）的詩並加箋注的一个本子。

曹操生在東漢末年，當時正是黃巾起義，（公元一八四年）他參加了鎮壓起義的戰爭。後來又在兗州打敗黃巾（公元一九二年），收降兵三十萬，人民男女百萬口，建立起他的龐大力量，以後就靠這一力量，『挾天子以令諸侯』，先後擊滅呂布、袁術、袁紹、劉表等集團，統一了中國北部。到了他的兒子曹丕，推翻了東漢的統治（公元二二〇年）而建立曹魏王朝，與蜀吳同稱三國。

黃巾起義，是一次規模巨大的農民戰爭。它是在東漢王朝的統治階級腐朽透頂，人民極端痛苦的情況之下發動起來的。當時『黨錮』之禍，充分表現了東漢統治階級內部貴族大地主和非貴族地主之間的尖銳矛盾。由於貴族大地主『階級』的貪污殘酷，人民無法生存，忍無可忍，才一致團結起來作英勇的鬪爭。雖然終於失敗，但已經把統治階級中貴族大地主的力量，予以重大的削弱，而非貴族地主的力量在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條件之下得到抬頭，使得地主階級有必要在自己內部的各階層中從新選擇政治代理人，因而推動了整個政治局面的轉變以至於恢復統一。這是有進步歷史意義的。而曹操就從這個歷史條件之下掙起來。他出

身非貴族地主，一生活動，是代表非貴族地主而得到本階級的擁護。他一面反對農民階級而參加了鎮壓黃巾起義的戰爭，一面排擠貴族大地主而把袁術、袁紹、劉表等集團予以徹底消滅。他在這樣的階級鬭爭和階級內部矛盾中，團結了非貴族小地主而集中使用他們的智慧，因而在對農民作了若干讓步之後，奠定了統一的基礎，終於奪取了最高統治權，這不是偶然的。曹丕在政治上繼承了曹操，他善用黃老之術，與曹操專任法治有所不同。那時魏利用吳蜀矛盾，使兩國互相攻伐，而中國北部，得以暫時安定。這樣曹丕就有優游餘暇，以最高統治的地位，領袖羣才，造成文學上一個新時代。

曹操的詩歌，是從這樣的階級鬭爭和階級內部矛盾中產生出來。他的『薤露』是爲了反對董卓亂政（公元一八九年）而寫的，『蒿里行』是記述擊敗袁術時（公元一九七年）戰後人民死亡的慘狀。河北平定（公元二〇四年）以後，曹操下過命令減田租，對農民作了相對的讓步，後來寫的『對酒』篇，也就是反映這種思想。此外如『苦寒行』：『北上太行山』一篇，是極言行軍的艱苦；『步出夏門行』五首，反映了若干邊疆荒涼和人民貧困的情況。以上這些詩篇，按其內容來說，都有一定現實的意義。以形式論，依郭茂倩樂府詩集都是屬於『相和歌辭』一類，也是從古代民歌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詩歌，曹操加以發展，有時採取獨創的形式來適應新鮮的內容，可以說是把古樂府推進了一步。曹丕在文學上也是曹操的繼承人。他的詩歌，形式多取材于樂府，與曹操相同；內容偏重抒情，則與曹操有別。魯迅先生認爲漢末魏初在文學方面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形成了清峻、通脫的風格，而曹操是一個

改造文章的祖師。以後曹丕、曹植的文章，于清峻、通脫之外，加上華麗和壯大。這是對於漢末魏初文學和曹氏父子詩歌的正確評價。

黃節注本，收曹操詩二十四篇，曹丕詩二十八篇，後附曹叡詩十三篇。詩注仿照李善注文選體例，注明用辭出處，間或解釋字義。另外採集史傳和各家成說來考證詩的本事和闡發詩的主題，對於讀者了解詩意方面，有一定的幫助。現就北京大學出版組印本校正出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六年一月

魏武帝詩注目錄

氣出唱三首	三	精列	五
度關山	六	薤露	六
蒿里行	九	對酒	一一
陌上桑	二二	短歌行三首	一三
苦寒行二首	二七	秋胡行二首	一九
善哉行二首	三三	步出夏門行五首	二六
却東西門行	三〇		
魏文帝詩注目錄			
短歌行	三三	秋胡行三首	三四
善哉行四首	三六	丹霞蔽日行	四一
煌煌京洛行	四二	釣竿行	四三
十五	四六	折楊柳行	四六
猛虎行	四八	燕歌行三首	四八
臨高臺	五一	陌上桑	五三
上留田行	五二	大牆上蒿行	五三
豔歌何嘗行	五五	月重輪行	五七

魏明帝詩注目錄

黎陽作三首	五	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一首	五
清河作	六〇		
短歌行	六三	長歌行	六三
善哉行二首	六四	步出夏門行二首	六六
月重輪行	六六	苦寒行	六九
權歌行	七〇	樂府詩二首	七一
燕歌行	七三	猛虎行	七三

魏武帝詩注

氣出唱

宋書樂志。氣出唱相和之一。華陰山合歌一首。次歌遊君山。〔一〕

駕六龍。〔三〕乘風而行。〔三〕行四海外。路〔四〕下之八邦。〔五〕歷登高山。臨谿

谷。乘雲〔六〕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七〕下來遨遊。驂駕六龍。

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八〕解愁〔九〕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

天之門。〔一〇〕玉闕〔二〕闕。〔二〕下。引見得入。赤松〔三〕相對。四面顧望。視正焜

煌。〔三〕開〔四〕王〔五〕心〔六〕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

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七〕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愒欲〔八〕

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九〕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一〇〕驂駕白鹿。〔一一〕上到

天之門。來賜神之藥。〔一二〕跪受之。敬神齊。〔一三〕當如此。道自來。

〔節注〕〔一〕馬融長笛賦序。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李善注引歌錄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一。精列二。魏武帝集。有氣出精列二古曲。〔二〕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三〕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四〕路。天路也。漢武帝車于侯歌。天路遠兮無期。〔五〕八邦。猶八國也。呂覽。東夷八國。〔六〕韓非子。飛龍乘雲。〔七〕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八〕書禹貢。導沅水。東流為濟。河水盡。不東流。謂河水有時而竭。喻年壽有時而盡也。〔九〕全篇言樂。惟此句之下言欲。〔一〇〕漢郊祀歌。天門開。秩蕩蕩。〔一一〕張衡天象賦。闢天牀於玉闕。乃宴休之攸御。〔一二〕史記張良傳。願乘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一三〕急就篇。色焜煌。注。言其光采盛也。〔一四〕開。歲星也。史記天官書。

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夾夾有光。〔一〕晉王。天王星也。〔二〕心。金星也。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三〕老子。竊兮冥兮。其中有精。〔四〕廣韻。惕。食也。惕欲。食欲也。〔五〕論衡。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六〕漢書郊祀志。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靈雲氣車。〔七〕吟歌曲。王子喬。參鶴白鹿雲中遊。〔八〕清調曲董逃行。採取神藥若木端。〔九〕左傳杜注。齊。福也。

〔朱嘉徵曰〕周詩燕歌。樂只君子。萬壽無期。相和曲用以侑食。有周雅之遺焉。駕六龍。言成王業者。功德所本也。

〔朱乾曰〕嗚呼。魏武之心。漢武之心也。漢武求之外而失。魏武求之內而亦失。乾闥之。陰氣不盡不成。觀魏武一生。其處心積慮。皆陰氣也。陰氣不盡。而陽氣絕矣。分香奏技。瞻望西陵。孰為良哉。

華陰山。〔一〕自以為大。高百丈。浮雲為之蓋。〔二〕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

吹我洞簫。〔三〕鼓琴瑟。何閭闔。〔四〕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玉女〔五〕起。

起儂〔六〕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七〕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鬱

何蒨蒨。〔八〕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九〕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一〇〕來者

為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二〕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

〔節注〕〔一〕漢書地理志。京兆尹華陰縣。注。太華山在南。〔二〕關尹子。其高無蓋。蓋。覆也。〔三〕王褒洞簫賦。李善注。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簫。〔四〕說文。閭。和悅也。重言之曰閭闔。〔五〕玉女。乃華山峯名。〔六〕儂同舞。莊子。鼓歌以儂之。〔七〕王延壽靈光殿賦。耳嘈嘈以失聽。李善注。坤蒼曰。嘈嘈。擊衆也。〔八〕蒨雅。蒨。茂也。重言之曰蒨蒨。〔九〕山海經。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一〇〕廣韻。擊衆止。停也。釋名。享。停也。〔二〕漢書郊祀志。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注。德星即填星。旋與璇同。漢書律歷志。佐助璇璣。即璇璣。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注。春秋運斗極云。斗第二璇。謂北斗之第二星為

璇星也。又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注。門明。則氏羌賁。門。謂南門星也。王引之曰。乃。猶且也。之。猶與也。詩言來者。謂所來之仙人。爲王喬赤松。且有德星。璇星與門星也。

〔朱嘉徵曰〕歌華陰山。言王國多士。爲德來也。夫西嶽能全其高大。浮雲覆之。神仙能自致其風雨。故至德歸之。至德無虧。是謂德旋之門。〔節案〕朱氏以德旋爲至德歸之。亦又一說。

遊君山。〔一〕甚爲眞。確礪砢。〔三〕爾自爲神。〔三〕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爲堂。〔四〕

芝草生殿旁。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五〕坐者長壽遠何央。〔六〕長樂甫

〔七〕始宜孫子。當一作常願主人增年。與天相守。〔八〕

〔節注〕〔一〕山海經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水經注曰。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漢武帝登之射蛟。〔二〕張衡南都賦。岸峩峩。注。增蒼曰。岸峩。山不齊也。說文曰。峩。山石峩。高而不平也。峩。鬼或作礪礪。

岸峩或作砢。〔三〕水經注。洞庭之山。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四〕又西山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五〕禮記命酌曰。請行觴。〔六〕毛詩。夜未央。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與央也。釋文。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渠。其據反。〔七〕漢饒歌曰。免甘星。樂樂甫始。玉篇。甫。始也。〔八〕董逃行。陛下長與天相守。

〔朱嘉徵曰〕歌遊君山。主人偏贊贊旅。又賓旅報上之辭也。

〔朱乾曰〕張華博物志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節案〕據此篇觀之。則其事所傳遠矣。

精列

劉向九歎。情越裂而哀者。王逸注。裂。分也。案。說文。列。分解也。列爲裂之本字。宋書樂志相和之二。

厥初生。〔一〕造化之陶物。〔二〕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三〕何爲

懷此憂。願螭龍之駕。〔四〕思想崑崙居。〔五〕思想崑崙居。見期於迂怪。〔六〕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七〕會稽以墳丘。〔八〕會稽以墳丘。陶陶〔九〕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十〕

〔節注〕一詩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二〕後漢書。鄧綰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注。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衆品者也。〔三〕古詩。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四〕楚辭。駕兩龍兮騫螭。〔五〕山海經西山經。崑崙之丘。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多怪鳥獸。〔六〕史記。騶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七〕書。帝乃徂落。爾雅。徂落。死也。〔八〕史記。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因葬焉。案墳丘。言山陵也。今會稽有禹陵。〔九〕詩王風。君子陶陶。毛傳。陶陶。和樂貌。〔十〕時來微。謂來日無多也。〔朱嘉徵曰〕精列。感時也。不感年往。所以弗憂。憂世不治。故以時過增歎。

〔朱乾曰〕列。分解也。言血肉之軀。終必散壞。雖周孔不免。今雖見期迂怪。志意蓬萊。然會稽墳丘。誰復能度。舍前氣出篇。言神氣無時而亡。精血有時而壞。然則淮南之自刑。可曰兵解。魏武之七十二塚。可曰蟬蛻也。〔陳祥明曰〕仙人不可得學。託之於不憂。當年暮之感。徘徊于心。時過時來微。玩景之悲。造語不近。

度關山

樂府解題曰。魏樂奏武帝辭。言人君當自勤苦。省方黜陟。省刑薄賦也。

天地間。人爲貴。立君牧民。〔一〕爲之軌則。〔二〕車轍馬迹。〔三〕經緯四極。〔四〕黜陟幽明。〔五〕黎庶繁息。於鑠〔六〕聖賢。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七〕井田〔八〕

刑獄。有燔〔九〕丹書。〔一〇〕無普赦贖。〔一一〕皋陶甫侯。〔一二〕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一三〕勞民爲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一四〕不及唐堯。采椽不斲。〔一五〕世歎伯夷。欲以厲俗。〔一六〕侈惡之大。儉爲共德。〔一七〕許由推讓。〔一八〕豈有訟曲。兼愛尙同。〔一九〕疏者爲戚。〔二〇〕

〔節注〕〔一〕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二〕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乘于六律。〔三〕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轡馬迹焉。〔四〕爾雅。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鑠。美也。〔五〕風記。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六〕繫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七〕燔。焚也。〔八〕左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注。犯罪沒入官。丹書其罪也。〔九〕書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荆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案。此呂刑之言贖刑也。堯典。金作贖刑。所謂贖者。鞭扑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一〇〕史記周本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則呂刑一篇。呂侯。即甫侯也。禮記孝經。昔作甫刑。書堯典。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案。有燔丹書。無普赦贖。謂寧焚丹書而廢刑。無使赦贖而及於五刑。其意蓋不足於五刑之贖也。〔一一〕唐六典云。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篇。商鞅傳之。改法爲律。改制易律。蓋謂此也。〔一二〕說苑。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幽都。東西至日出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鉞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國之不服者十有三。〔一三〕又侯生對始皇曰。堯茅茨不剪。采椽爲椽。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漢書注。師古曰。采。梓也。字作採。本從木。以不可乎。〔一四〕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一五〕兼愛尙同。墨子篇名。案。墨子與儉上賢。此與上數句意貫。〔一六〕孟子。將使卑賤尊。疏讓戚。可不慎與。〔一七〕朱嘉徵曰。思復盛王之治也。王者有改制。無變道。此其準歟。魏祖有立國規模。文帝嗣之。逸豫失德。美業不終。悲夫。

〔朱子曰〕度關山。便想到陟方、巡狩、考候、省農、正刑等事。而歸本於儉。意在簡省與從資糧之費。可謂有志於民事者矣。故能爰刈羣雄。幾平海內。史稱操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終無所赦。而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於用刑持儉。獨惓惓言之。

〔陳祚明曰〕莽莽有古氣。嗟哉四句。造感慨然。末語便欲籠蓋四海。孟德作用出申簡。有播丹書。言非功不贖。舜漆食器一段。言儉。許由推讓句。不與人訟也。一以嚴殺行之。兼愛尚同。正是雖親者亦不假借耳。共造國之大概盡此矣。

薤露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使挽柩者歌之。謂

之挽歌。樂府解題曰。左傳。齊將與吳戰于艾陵。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云。送死薤露歌。即喪歌。不自田橫始也。〔節案〕宋玉對楚王問曰。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則薤露之歌。由來久矣。又案。詩紀詩乘。此篇首句作二十世。惟樂府詩集從宋志作二十二世。樂府正義云。考世系當從宋志。但全詩五言句。作二十世者。亦舉成數。未為不可也。

惟漢二十〔補〕二世。〔一〕所任誠不良。〔三〕沐猴而冠帶。〔三〕知小而謀彊。〔四〕猶

豫〔五〕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六〕己亦先受殃。賊臣持一作執國柄。

〔七〕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八〕西遷移。號泣而且行。〔九〕

瞻彼洛城郭。〔一〇〕微子為哀傷。〔一一〕

〔節注〕〔一〕前漢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後漢光武、明、章、和、瑒、安、順、沖、質、桓、靈。為二十二世。此篇作於漢獻時。故不數獻帝也。〔三〕左傳。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三〕史記。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案。毛詩疏。楚人謂獼猴曰沐猴。〔四〕易。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五〕史記高帝紀。諸呂老人。猶豫未有所決。注。猶豫。二獸名。多疑。故借以為喻。〔六〕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案。後漢書獻帝

紀。初平元年二月。白虹貫日。〔七〕漢書傳贊。王莽更持國柄。〔八〕左傳。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杜注。播越。遷賧也。九且行。徂行也。詩。出其東門。匪我思且。釋文。且音徂。王引之曰。徂通作且。故且亦通作徂。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贖爲且。〔二〕詩小雅。瞻彼洛矣。〔二〕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秀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分。所謂狡童者。紂也。案。尚書大傳。以此詩爲微子所作。

〔朱嘉徵曰〕歌惟漢。閔亂也。高帝開基。光武再造。業何壯歟。乃溘焉朝露。公實傷之。

〔朱乾曰〕前言何進猶豫不絕。自貽害也。後言董卓弒逆。宗社丘墟也。後漢書。何進拜大將軍。謀誅宦官。太后不從。進外收大名。不能斷。故召四方豪傑向京城。以脅太后。陳琳諫之。不聽。遂召董卓屯關中。謀洩。張讓段珪等。斬進於嘉德殿。袁術燒南宮。欲討宦官。珪等劫少帝陳留王夜出。卓引兵急進。聞帝在北邙。因往奉迎。帝見卓。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爲賢。遂廢少帝爲弘農王。立王爲天子。是爲獻帝。并殺太后。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聞東方兵起。乃鳩殺弘農王。徙都長安。洛陽數百萬口。步騎驅蹙。更相蹂藉。積尸盈路。悉燒宮廟官府。二百里內。無復子遺。

〔節補注〕〔補〕〔齊〕齊隨筆曰。二十字爲廿。三十字爲卅。四十字爲卌。皆說文本字。卅首入。二十并也。桂韻曰。秦始皇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史記所載。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爲卅有六年。是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蘇棟曰。按石經。凡經傳中二十字皆作卅。然則此詩二十二世。當作卅二世也。

蒿里行

蒿里行有樂府古辭。見上篇注。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禱蒿里。注。伏臘曰。山名。在秦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高里。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則爲蓬蒿之高。或

者見秦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爲蒿里。案。玉篇。蒿里。黃泉也。死人里也。說文。呼毛反。經典爲鮮。薨之字。內則注。薨。乾也。蓋死則槁乾矣。以蓬蒿字爲蒿里。乃流俗所誤耳。今泰安府城西南三里。有高里山。山極小。上有塔。其東北有廟。內供閻羅、酆都、陰曹七十二司等神像。蓋即沿蒿里喪歌之誤。直以蒿里爲蒿里。元和郡縣志曰。高里山。在兗州。亦曰高里山。郭茂倩樂府集。魏粲所奏。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盟津。〔補一〕乃心〔補二〕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

躇而雁行。〔補三〕勢利使人爭。嗣還〔補四〕自相戕。淮南〔補五〕弟稱號。刻璽於北方。〔二〕

〔補六〕鎧甲生蟣蝨。〔三〕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三〕一。

念之斷人腸。

〔關人後注〕〔一〕通鑑。初平元年春。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

袁術。亦自離貳。術既與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賊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建安二年。術稱帝於壽春。後漢書。術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二〕

韓非子。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漢書嚴安傳。介胃生蟣蝨。說文。蟣。蟣子。〔三〕詩。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節補注〕〔補一〕書太誓。惟四月。天子發上祭於華。下至於孟津。水經注。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曰盟津。盟孟古通。今河南孟津縣。〔補二〕書。乃心罔不在王室。案。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即

沮授說紹所謂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也。〔補三〕戰國策。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雁行。〔補四〕嗣。猶言其畿也。還音旋。漢書注。轉旋。言須臾之間也。〔補五〕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國。武帝

元狩元年復故。有壽春邑。通鑑。袁術稱帝於壽春。後漢書云。術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蓋又改九江為淮南。治壽春也。〔補六〕韋昭吳書。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使人浚

井。得漢國玉璽。故曰北方。

〔朱嘉徵曰〕蒿里行歌關東有義士。刺羣雄失策。漢再亂也。

〔鍾惺曰〕漢末實錄。真詩史也。亦道盡羣雄病根。惟玄德伯符。可免成敗。鼎足局自此定。本初、公路、景升輩。落其目中掌中久矣。

〔方東樹曰〕此言爲袁紹初意本在王室。至軍合不齊。始與孫堅等相爭。而紹弟衛別自異心。鑑甲以下。極言傷亂之慘。眞樸雄闊。遠大極矣。此用樂府題。敘漢末時事。所以然者。以所詠喪亡之哀。足當挽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

對酒

樂府解題曰。對酒歌太平。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也。魏樂所奏。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一〕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二〕倉穀滿盈。班白不負戴。〔三〕雨澤如此。百穀用成。〔四〕却走馬以糞〔五〕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六〕咸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七〕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八〕耄耄〔九〕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木昆蟲。〔十〕

〔節注〕〔一〕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二〕禮記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又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三〕孟子。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書。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四〕老子。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注。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却走馬以治田糞也。〔五〕孟子。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六〕史記。孔子與聞國政。三月塗不拾遺。〔八〕漢書董仲舒傳。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大戴禮曰。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案。古者季冬論刑。謝承後漢書曰。會稽盛吉爲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垂泣而決其罪。此言囹圄空虛。即冬節論刑之時。亦無罪人可斷也。〔九〕說文。年九十曰耄。年八十曰耋。〔十〕禮記。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斲毋卵。此所謂恩德廣及草木昆蟲也。

〔朱乾曰〕魏武樂府。好為有道之言。不言文王周公。便言齊桓晉文。不言唐堯虞舜。便言許由伯夷。其意不過欲自粉飾為漢征西張本。留湯武太公為子丕地耳。其處心積慮。實在於此。對酒歌太平。得樂民之樂意。不嫌假借。

〔陳祚明曰〕序述太平景象。極盡形容。須知反言之並以哀世也。

〔節補注〕此篇長短句。舊讀為對酒歌太平一句。則時吏不呼門句。時字何解。舊蓋讀對酒歌一句。太平時一句。吏不呼門一句。方叶也。

陌上桑

崔豹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樂府解題古辭言羅敷采桑。為使君所邀。盛誇其夫。堦為侍中郎以拒之。與前說不同。樂府詩集。晉樂所奏。技錄。此曲不載。

駕虹蜺。〔一〕乘赤雲。登彼九疑。〔二〕歷玉門。〔三〕濟天漢。〔四〕至崑崙。〔五〕見西王母謁東君。〔六〕交赤松。及羨門。〔七〕受要秘道愛精神。食芝英。〔八〕飲醴泉。〔九〕柱杖桂枝。〔一〇〕佩秋蘭。〔一一〕絕人事。遊渾元。〔一二〕若疾風遊歛飄。〔一三〕又作飄。景〔一四〕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一五〕不忘愆。〔一六〕

〔節注〕〔一〕王褒九懷。乘虹騰蜺兮。載雲變化。〔二〕又晉乃通兮南嶽。道幽路兮九疑。漢書武帝紀注。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共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疑山。〔三〕後漢書班超傳注。玉門關。屬鄯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四〕詩。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毛傳。漢。天河也。〔五〕離騷。瀛音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六〕史記封禪書。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之屬。注。東君。日也。〔七〕宋玉高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綸。史記封禪書。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曾。燕人。為方仙道。〔八〕漢董逃行。遙望五嶽端。黃金為闕班。但見芝草落葉紛紛。〔九〕史記大宛傳。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瑤池。〔一〇〕楚辭。結桂枝兮延佇。〔一一〕離騷。

叔秋關以爲佩。〔二〕班固幽通賦。渾元運物。注。曹大家曰。渾。大也。元氣運轉也。〔三〕說文。歛。有所吹起也。許勿切。首颺。歛颺。言風之疾也。〔四〕巴景。日光也。〔五〕詩小雅。如南山之壽。〔六〕又大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朱嘉徵曰〕陌上桑歌。駕虹蜺。魏宮夜宿歌也。季春之月。虹始見。夏月。天子乃駕赤駟。服赤玉。是月也。陰陽爭。死生分。君子節著欲。定心氣。以定暴陰之所成。夏小正。七月。漢案戶。又迎秋也。愛情神。不忘愆。宜爲房中夏秋之燕曲。

〔陳昨明曰〕若疾風遊。上句連下。句法變宕。語亦飄忽。筆古無俟言。

短歌行

崔豹古今注。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有定分。不可妄求也。樂府解題云。按。古詩。長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長。晉傅玄豔歌行。咄來長歌續短歌。蓋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言當及時爲樂也。〔節案〕魏武此題二篇。惟對酒當歌一篇有本辭。其意不盡言及時爲樂。觀篇末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語。則是與周西伯昌篇意同。

周西伯昌。〔一〕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崇侯讒之。是以拘繫。〔三〕一解。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四〕爲仲尼所稱。達及德行。猶奉事殷。論敘其美。二解。齊桓之功。爲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五〕三解。孔子所歎。并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咫尺。〔六〕四解。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賜珪瓚。桓鬯彤弓。盧弓矢千。虎賁三百人。〔七〕五解。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

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八〕是以其名紛葩。〔九〕六解。

〔節注〕〔一〕史記周本紀。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孔穎達曰。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二〕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鄭玄詩譜。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三〕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其四也。〔四〕關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華氏美女。鬻我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五〕論語。管仲相桓公。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馬融曰。匡。正也。鄭玄曰。羈者。把也。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羈也。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子曰。齊文公論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實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六〕史記。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左傳。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顛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七〕史記晉世家。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幣。彤弓矢百。旅弓矢千。桓公。所以降神。卣。器名。孔穎達曰。國語。天子有虎賁。習武訓。〔八〕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逃。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孔穎達曰。晉侯命王假稱出狩。若言王自出狩。諸侯因會過王。遂共朝王。此所謂詐稱周王也。〔九〕馬融長笛賦。紛葩爛漫。李善注。紛葩。盛多貌。〔節案〕魏志裴注。引建安十五年十二月魏武令曰。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者也。又曰。顧我萬年之後。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膈之要也。又十八年。策命為魏公。詔曰。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踈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旅矢千。君以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桓公卣一。卣。圭瓚副焉。以魏志證之。然則此篇所由作也。紛葩。紛葩也。葩。猶雙聲。字以聲得。義無定文。〔朱嘉徵曰〕短歌行歌周西伯。述王業之本也。窺竊神器之心。終已不露。誠建安之桓文也。

〔朱乾曰〕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表孫權爲荊州牧。封南昌侯。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若
爐火上耶。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宜正大位。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此詩意也。尹起莘曰。操十八年
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建社稷宗廟。置尚書等官。次年。進位諸侯王上。二十一年。進爵爲王。二十二年。遂用天子車
服。出入警蹕。已全用天子之制矣。使操不死。則廢帝爲山陽公。豈待出於五官將之手。操躬自篡漢之實。昭昭若此。
其姦詐之心。果可
以欺天下後世乎。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一〕譬如朝露。〔二〕去日苦多。一解。慨當以慷。〔補〕憂思

難忘。以何解愁。唯有杜康。〔三〕二解。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補〕但爲君故。沈

吟〔四〕至今。三解。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文選作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五〕四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六〕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五解。山不厭高。水不厭深。〔七〕

周公吐哺。〔八〕天下歸心。〔九〕六解。

〔李善注〕〔一〕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二〕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三〕毛詩曰。飲我無酒。以
敷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
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四〕古詩。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五〕明明如月。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不可絕也。說文。
掇。拾取也。豬劣切。〔六〕呦呦鹿鳴。毛詩小雅文也。率。率也。鹿得萍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嘉樂賓客。
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率。類也。〔七〕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
故能成其衆。〔八〕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諫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
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九〕論語素王受命諡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節補注〕〔補一〕史記項羽紀。于是項王悲歌慷慨。謂歌聲激昂不平也。慷慨間隔用。猶
詩言亂亡。曰亂現斯削。言慨嘆。曰慨其嘆矣。〔補二〕詩鄭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朱嘉徵曰〕短歌行歌對酒。燕雅也。魏公一生心事。吞吐往復。滿口道不出。末四句略盡。昔人嘗言但為君故。沈吟至今。明明如月。何時可掇。蓋謂孔文學持清議一輩人。或橋太尉許子將雅負鑿略者。當時神器歸其俯仰。能自降抑。難矣。魏志稱公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真姦人之雄哉。

〔朱乾曰〕按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宣子曰。吾備鐘鼓。為君故也。為君故三字本此。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補〕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補〕呦呦鹿鳴。食

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

陌度阡。〔一〕枉用相存。〔三〕契闊〔三〕談讌。心念舊恩。〔四〕月明〔五〕星稀。烏

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李善注〕〔一〕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為客主。〔二〕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三〕毛詩曰。死生契闊。〔四〕漢書曰。張賀思念舊恩。〔五〕月明。已見上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

〔節補注〕上篇音樂所奏。此篇本辭。〔補〕但為君故。沈吟至今。郭茂倩樂府詩集。無此二句。胡克家文選考異云。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所見非也。此詩四句一換韻。今與心協。不容善獨無之。蓋亦脫正文共注一節耳。今據五臣注補正云。〔補〕朱辨文選集釋云。說文中部帶下云。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段氏謂疑即夏少康。故釋之。酒下文云。儀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見世本。在博物志前。而注失引。若王著語。

則段云以文戲。未可為典要。是已。簡先生曰。此見奸雄憂思之著焉。蓋奸雄無聊。託歌於酒云爾。魏志言操遺令使人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何其念沒世之墓。而不念墓有奸雄惡名也。人生幾何。當及時為善。以貽

令名。烏有縱酒而已乎。詩國風序云。柏舟。善仁而不遇也。其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君

明乎飲酒遨遊。不足解其憂小人者也。詩小雅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序謂此刺幽王也。君

子憂遭亂死喪。今姑樂酒。非謂人生如朝露而然也。操少學孝廉。及其當路。僞如周公吐哺見士者。欲天下歸心焉。當時國士有喪。不察而歸之。此所以蹈襲鹿鳴嘉賓之雅歌也。及羣議加操九錫。而或不歸心。異羣議。操不悅。故曰但爲君故。沈吟至今。於是憂從中來。以爲此君忘鹿鳴談讌舊恩。而契闊之。是枉用相存也。而我心則念舊恩。所以愍愍我心也。魏在北。國士苟或不歸心。天下之士。將如鳥鵲不北歸而南飛矣。斯其憂也。故終欲不厭高深。而僞如周公也。此攷三國志魏書。而可明也。

〔文選六臣注〕呂向曰。杜康。古之造酒者。在此篇斯以爲酒名。未知孰是。張銑曰。月明星稀。以喻大賢出而小人削。忠信之士游行。當擇其棲託之便矣。

〔朱嘉徵曰〕按樂曲較本辭逸數語。復以明明如月接沈吟至今。不特歇調釋屬。並易文勢之崢嶸爲古穆矣。

〔朱乾曰〕意在延攬英雄。以圖天下。情之汲汲。見於眉宇。月明烏鵲。言鳥能擇木。喻賢者亦當擇主。

〔吳伯其曰〕一日之間。未必皆對酒之時。較古詩今日良宴會。境界更偏。時光更促。而口中飲酒。耳中聽歌。心中作想。皆是對酒當歌時一片意思。越陌度阡。乃嘉賓之來。而慰吾憂思者。

〔陳沆曰〕此即漢高天風歌思猛士之旨也。人生幾何。發端。蓋傳所謂古之王者。知壽命之不长。故並建聖哲。以貽後嗣。次引青衿鹿鳴二詩。一則求之不得。而沈吟憂思。一則求之既得。而笙簧酒醴。雖然。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則南馳耳。分奔蜀吳。栖皇未定。若非吐哺折節。何以來之。山不厭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厭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厭士。故天下歸心。說者不察。乃謂孟德禪奪已萌。而沈吟未決。畏人讒嫌。感歲月之如流。恐

進退之失據。試問篇中子衿鹿鳴之詩。契闊燕談之語。當作何解。且孟德吐哺懷賢之日。猶王莽謙恭下士之初。豈肯直吐鄙懷。公言纂述者乎。其謬甚矣。〔節案〕陳氏此論。未統觀魏武前後之爲人也。

苦寒行

歌錄曰。苦寒行古辭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武帝北上篇。宋志同。藝文類聚作文帝辭。諫。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一解。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二解。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三解。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束歸。何怫鬱。思欲一束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四解。
 迷惑失徑路。嗔無所宿棲。失徑路。嗔無所宿棲。行行日以遠。人馬同時飢。五解。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六解。

〔節注〕篇中疊句。皆據宋書樂志。此蓋晉宋樂之異乎魏者。韻逗曲折。非原製也。

北上太行山。〔一〕〔補〕艱哉何巍巍。羊腸坂〔二〕〔補〕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三〕延頸絕。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五〕〔補〕思欲一束歸。〔六〕〔補〕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補〕莫無宿棲。〔七〕行行日以遠。人馬同時飢。擔囊〔八〕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補〕悲彼東山詩。〔九〕〔補〕悠悠令我哀。

〔李善注〕〔一〕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二〕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三〕毛詩曰。雨雪霏霏。〔四〕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也。〔五〕楚辭曰。怫鬱兮不陳。〔六〕東歸。言望舊鄉也。〔七〕揚雄琴清英曰。當道獨居。羣無所宿。〔八〕莊子曰。擔囊而趨。〔九〕毛詩曰。我徂東山。愴愴不歸。

〔節補注〕上篇晉樂所奏。此篇本辭。〔補一〕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山陽下云。東太行山在西北。壘王下云。太行山在西北。案山陽。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西北三十里。壘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治。山陽在壘王之東。故曰東太行。蓋太行之支峯也。〔補二〕漢志。上黨郡壺關下云。有羊腸坂。而太原郡晉陽下無之。據讀史方輿紀要。羊腸坂有三。一在太原西九十里。即晉陽之羊腸坂。李善引高誘淮南子注是也。一在潞安府壺關縣東南百六里。漢志所言壺關之羊腸坂是也。一在懷澤間。即太行坂道。括地志云。河內縣北有羊腸坂道。元和志云。太行陁在懷州北。關三步。長四里。羊腸所經。瀑布懸流。實為險隘。李善引高誘呂覽。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則羊腸坂當即懷澤間之太行坂。括地元和兩志所舉是也。然李注又云坂在太行。山在晉陽。則是以太原之羊腸坂當之。誤矣。何義門以此詩為征高幹時作。張雲璈據魏志。建安十年。高幹以并州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公征幹。圍壺關。拔之。謂詩中所言羊腸坂。宜指壺關。則又與太行山不合。竊謂此蓋征高幹時。從河內以窺上黨。取道懷澤間。所上者河內之太行。所經者。河內之羊腸也。〔補三〕劉昫選詩補注。愧鬱。憂滯也。〔補四〕東歸。指護郡而言。〔補五〕薄。迫也。〔補六〕麋。粥也。〔補七〕東山詩。周公既東征。述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以勞歸士者也。

〔朱嘉徵曰〕苦寒行歌北上。志王業之艱難也。或曰。獻帝初平之元。公舉義兵。與董卓戰於滎陽。不克。還屯河內。是詩蓋作於其時耶。

〔朱乾曰〕魏武北上。擬東山作也。魏武善用兵。今觀其言。與士卒同甘苦如此。使能以周公之心為心。則此詩何遽出東山下哉。

〔吳伯其曰〕北上二字。已伏下東歸。山居趁均。澤居趁突。曰谿谷少人民。則真無人民矣。已伏下薄暮無宿棧。延頸者。望所懷也。水深云云。東歸不得。仍舊北上。故曰行行日遠。而人馬同時饑矣。此言實過東山。

秋胡行

郭茂倩樂府詩集。西京雜記曰。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二年于茲。

未看被辱於今日也。採桑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歸還。乃向所採之婦也。夫妻並慚。妻赴沂水而死。列女傳曰。魯秋潔婦者。秋胡之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

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而說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曰。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已矣。不顧人之金。秋胡遂去。

歸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擣探桑婦也。婦行其行。去而東走。自投於河而死。樂府解題曰。後人哀而賦之。為秋胡行。朱乾樂府正義曰。鄭樵云。秋胡行亦曰在昔。然則在昔疑是本辭。惜不可見矣。朱止谿曰。案。樂府備敘論。存鑑戒焉。義或繫於本事者。或繫於殊事者。如江南。平陵東。銅雀妓。從軍行是也。繫於殊事者。如陌上桑。豫章行。猛虎行。蝦蟇篇。秋胡行之類是也。〔節案〕魏武此篇去去不可追數句。略依此顯本事。

晨上散關山。〔一〕此道當何難。〔二〕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三〕不起。車墮谷〔四〕間。坐盤石之上。〔五〕彈五弦之琴。〔六〕作為清角〔七〕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八〕晨上散關山。一解。有何〔九〕三老〔一〇〕公。卒〔一一〕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揜被裘。〔一二〕似非恆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一三〕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一四〕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歷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沉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三解。〔一五〕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一六〕辭賦依因。〔一七〕經傳所過。西來所傳。〔一八〕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一九〕四解。

〔節注〕〔一〕魏志。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讀史方輿紀要。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五十二里。漢中府鳳縣東北二十五里。有大散嶺。置關嶺上。亦曰大散關。爲秦蜀之咽喉。南山自藍田而西。至此方盡。又西則隴首突起。研渭築流。關當山川之會。扼南北之要。北不得此。無以啓梁志。南不得此。無以圖關中。蓋自禹迹以來。散關恒爲孔道矣。〔二〕當何難。言不難也。〔三〕釋名。頓。僵也。〔四〕後漢志。南不得此。故城。在陳倉縣南十里。有故谷水。因名。〔五〕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至于胡。觴天子於盤石之上。〔六〕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七〕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帝作爲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高誘淮南子注。清角故怨。其聲清也。王充云。白雲與清角。同曲而異名。清角。木音也。〔八〕尚書。詩言志。歌永言。〔九〕有何。言何故也。漢文有此句例。漢鏡歌。艾而張羅。夷于何。謂何地也。漢書酷吏傳。武帝問言何。謂何事也。〔一〇〕史記。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代所尊也。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漢書。靈關三老茂。水經濁漳水注。作靈關三老公。詩用此。蓋取三老董公說漢王伐項羽之意也。〔一一〕卒。倉卒也。〔一二〕禮玉藻。長。中。纒揜尺。鄭玄注曰。共爲長衣中衣。則纒揜揜一尺。若今襲矣。孔穎達曰。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或布或素。賁揜被裘。賁揜被裘也。孔穎達曰。裘之楊者。謂裘上加楊衣。〔一三〕漢書項羽傳注。卿。時人相褒尊之詞。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復德所欲。來到此間。皆問三老公之言也。〔一四〕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一五〕三解乃三老公之言。〔一六〕論語曰。齊桓公正而不諂。〔一七〕淮南子。甯威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因授以政。離騷曰。甯威之調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宋玉九辯曰。甯威譎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東方朔七諫曰。甯威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所謂辭賦依因也。詩言三老非恒人。又曰。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蓋以甯威比三老。而自比齊桓也。〔一八〕史記。桓公稱曰。寡人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所謂經傳所過。西來所傳也。過。謂過去之迹也。〔一九〕去不可追。歎三老之不爲用也。魏志。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此詩作於二十年三月。蓋有求賢之意。

願登泰華山。 神人共遠遊。 願登泰華山。 神人共遠遊。 經歷崑崙山。 到蓬萊。 飄飄八極。 與神人俱。 思得神藥。 萬歲爲期。 歌以言志。 願登泰華山。 一解。 天地何長

久。〔一〕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二〕殊不知老。赤

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二解。明明〔三〕

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儀合聖化。〔四〕貴者獨人不。

〔五〕萬國率土。莫非王臣。〔六〕仁義爲名。禮樂爲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

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七〕大人先天。〔八〕而天

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爲蚩。〔九〕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

四解。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慧。殊不再來。

愛時進趣。〔一〇〕將以惠誰。〔一一〕汎汎放逸。亦同何爲。〔一二〕歌以言志。戚戚欲何

念。五解。

〔節注〕〔一〕老子。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二〕史記周本紀。周太史伯陽。案、河上公云。老子。名重耳。字伯陽。〔三〕毛詩。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四〕易。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五〕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不讀如驚鋪切。相和曲古辭。陌上桑。使君謝羅敷。還可共載不。不者語詞。言天地之間。獨不以人爲貴乎。不貴。貴也。猶詩云。不顯。顯也。〔六〕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七〕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八〕易。先天而天弗違。〔九〕蚩。無知之貌。〔一〇〕越。取也。〔一一〕說文。惠。仁也。惠誰。言將施惠於誰也。說文。誰。何也。互訓。何。誰也。〔一二〕亦同何爲。言亦同誰爲也。蓋言進取將惠及於誰。放逸亦無與於誰也。詩。汎汎然迅疾。而不可礙也。毛傳。汎汎然迅疾。而不可礙也。

〔朱嘉徵曰〕秋胡行歌晨上。思治也。武帝有大一統之志。爾時三分之業已定。自苦年力不逮。是其遺恨。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愛時進趣。將以惠誰。寄託益遠矣。抑聞之。聖王之治也。本仁以聚之。陳義以種之。言而履之。

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安天下之略具是矣。武帝以仁義為名。禮樂為榮。終是弱心不掩。

〔陳祥明曰〕孟德天分甚高。因緣所至。成此功業。疑畏之念。既萌於中懷。性命之理。未達於究竟。遊仙遠想。實係思心。人生本可超然。上智定懷此願。但沉吟不決。終戀世途。淪陷之端。多因事故。及其胥墮。下鬼茫茫。介在幾希。深可憫軫。進趣誰惠。於已何歎。再世暫圖。忽焉已往。孟德非不慨然。而位居騎虎。勢近黏天。入世出世。不能自割。累形歇咏。並出至情。秋胡行一首。威然興感。生此傍徨。意亦自歎。沉吟之累。升天難期。蓋決絕始能蹈遐。沉吟不免羈絆。遂上之云。情知近誣。故定愛勳名。歸於霸業。齊桓自擬。已矣終焉。二首浩然遠懷。始信旋疑。猝恐難至。得之未聞。且復上感前哲。庶以壽考。聊復乍顧今茲。因寶身貴人。幕名戚世。年往勿顧。竟以樹建為期。而永念後來。歲造奄忽。幾何壯盛。終用繁情。故首章自昇仙而歸於時業。次章自時業而悼於人生。會味其旨。總歸沉吟不決四言而已。序述回曲。轉變反覆。循環不窮。若不究其思端。殊類雜集。引緒觀之。一意凄楚。成佳構矣。筆古無俟言。獨惜孟德如此曠懷。一問未達。決裂以後。拔苦何期。悠悠人生。胡不可識。

善哉行

樂府解題曰。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見親友。且永長年術。與王喬八公遊焉。郭茂倩樂府詩集曰。善哉者。蓋歎美之辭也。〔節案〕武帝此二篇。略依古辭。

古公賈甫。積德垂仁。〔一〕思弘一道。〔二〕哲王〔三〕於幽。一解。太伯仲雍。王德

之仁。行施百世。斷髮文身。〔四〕二解。伯夷叔齊。古之遺賢。讓國不用。餓殍首

山。〔五〕三解。智哉山甫。相彼宣王。〔六〕何用杜伯。累我聖賢。〔七〕四解。齊桓之

霸。賴得仲父。後任豎刁。蟲流出戶。〔八〕五解。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

未必思命。(九)六解。仲尼之世。王國爲君。(二)隨制飲酒。(二)揚波(三)使官。七解。

〔節注〕(一)史記周本紀。古公賈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庶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我。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我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鬪。遂去。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商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二)漢書董仲舒傳曰。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周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賈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所謂思弘一道也。(三)詩下武。惟周世有哲王。(四)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取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論語。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五)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六)詩大雅燕民。蕭蕭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毛傳曰。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仲山甫。樊侯也。(七)竹書紀年。周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驪叔出奔晉。墨子云。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其後三年。王舍諸侯。田於圃田。日中。杜伯乘白馬。朱衣冠。射王中心。折脊而差。(八)史記齊太公世家。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贖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桓公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桓公卒。易牙豎刁。因內亂。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九)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在其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明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騶馱之。此所謂積德兼仁也。與世沈德。世。謂三世也。沈德。猶潛德。謂其事齊三世。與有潛德。是以不憂命也。晏子春秋。崔杼弑莊公。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令無得不盟者。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

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遂舍之。晏子出。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鹿生於野。其命懸于廚。聖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二〕王國爲君。謂王室卑。而等於列國之君也。史記周本紀。顯王四十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二〕左傳。僖公十二年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懍懍君子。神所榮矣。制天子之命也。飲酒。即饗也。說文。饗。飲酒也。〔二〕波疑彼字之譌。

〔朱乾曰〕此篇隱然以太王棄基王跡自居。以太伯仲雍伯夷叔齊讓國爲法。而責山甫管仲之不能任賢。平仲之不能討賊。未以孔子之進退隨時結之。皆非第二等人語也。魏志稱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飲酒揚波。其亦自道乎。

〔節案〕桓堂以惟酒無量。釋隨制飲酒。以管爲委吏。釋揚波使官。謂揚波即浮沈也。此釋未見典確。責平仲之不能討賊。以語氣尋之。亦恐未是。魏志。董卓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此與平仲遇崔杼之亂相同。蓋以自比也。山甫管仲。不能任賢。即雍露篇意。末引仲尼春秋之義。示尊王也。

自惜身薄祜。〔一〕夙賤催。〔二〕孤苦。〔三〕既無三徙。〔四〕教。不聞過庭。〔五〕語。一解。其

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五〕雖懷一介。〔六〕志。是時其能與。二解。守窮者貧賤。惋

歎淚如雨。〔七〕泣涕於悲夫。乞活安能覩。〔八〕三解。我願於天窮。〔九〕琅邪傾側

左。〔一〇〕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二〕四解。快人。〔三〕由爲歎。〔四〕抱情不得敘。

〔四〕顯。〔五〕行天教。〔六〕吾人。誰知莫不緒。〔七〕五解。我願何時隨。〔八〕此歎。〔九〕亦

難處。今我將何照 於光曜 釋銜不如雨 六解。

〔節注〕〔一〕說文。祐。福也。〔二〕漢書文帝紀注。權。遭也。〔三〕列女傳。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買銜。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舉六藝。卒成大儒。〔四〕論語。鯉趨而過庭。〔五〕詩小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六〕孟子。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七〕詩。泣涕如雨。〔八〕安能視。謂父不及視己之窮也。〔九〕天窮。疑天穹之誤。〔一〇〕魏志。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篇中過庭所怙。皆思父之言。琅邪謂嵩被殺處。顧天傾側左。蓋琅邪左傾。則入於海矣。恨辭也。〔一一〕父死不救。而欲盡忠於君。公歸其楚。指與平二年。長安亂。天子東遷。明年還洛陽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公至自楚。穀梁傳曰。喜之也。致君者。始其往而喜其反。說文。欣。喜也。王引之曰。其語助也。〔一二〕說文。快。喜也。快人。謂天子還洛陽。而人為之喜也。〔一三〕然雖喜而猶有歎。由。猶也。春秋莊公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孔穎達曰。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一四〕釋名。敘。抒也。抱情不得敘。謂不得抒其情於天子也。魏志。建安元年正月。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乃遣曹洪將兵西迎。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則當時奉暹挾天子。而操不得抒其情之證。〔一五〕顯。明也。〔一六〕天教。謂天子之教令也。〔一七〕廣雅。緒。末也。莊子讓王篇。陸氏釋文引司馬李云。緒者。殘也。謂殘餘也。〔一八〕廣韻。隨。從也。順也。顧。謂琅邪左傾之顧。〔一九〕歎。謂抱情不敘之歎。〔二〇〕照。對也。〔二一〕光曜。日月也。〔二二〕詩小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銜。舍也。恤。憂也。釋銜。謂釋所銜之憂也。不如雨。謂雨有已時。而憂無已時也。

〔朱嘉徵曰〕善哉行歌自惜。王業為艱。詔後王也。英雄失路。自敘却真。不真不成英雄。

〔朱乾曰〕內痛父死。外悲君難。君父至情。忠孝至性。安得疑其有偽。只是初心不守。奪於利欲。後遂無所不至耳。故聖賢因憂患而德性固。奸雄因憂患而機械深。此周召操莽之分。而王道之必本于誠意也。

步出夏門行

王僧虔技錄云。隴西行歌武帝碣石。宋書樂志。大曲曰碣石步出夏門行。曰夏門步出夏門行。又曰。一曰隴西行。是一辭而二名也。此篇宋志所謂碣石步出夏門行者。

雲行雨步。〔一〕超越九江。〔二〕之臯。臨觀異同。〔三〕心意懷遊豫。不知當復何從。

〔四〕經過至我碣石。〔五〕心惆悵我東海。以上為

註。

〔節注〕〔一〕易。雲行雨施。〔二〕朱桓堂樂府正義曰。水經注。大夏門。故夏門也。門內東側際城。有魏文帝所起景陽山。山之東。舊有九江。〔三〕時袁熙袁尚奔烏桓。諸將欲南擊劉表。郭嘉曰。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關頓之心。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所謂異同者。即謂將之異同。〔四〕所謂遊豫何從者。即期酌於南北之用兵也。〔五〕書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說文。碣。特立之石。東海有碣石山。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一〕水何澹澹。〔二〕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一解。

〔節注〕〔一〕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十月。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注。文類曰。在遼西綏縣。綏縣今罷。屬臨海。節考漢地理志。右北平郡灤成縣。大碣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綏縣。有碣石山。然則灤成之碣石山。與綏縣之碣石水。顯分兩地。班志甚明。水經注既宗文類。以為碣石在綏縣。又引灤成大碣石以證之。若以其山為跨二縣之境也者。朱桓堂樂府正義取之。今按。水經注。濡水從塞外來。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澹合。又東南至縣縣碣石山。而南入于海。樂安亭。蓋即今樂亭縣東北之樂安故城。綏縣在其南。灤成在其西。據濡水歷亭南而東。又東南至碣石。則碣石在亭之東南。與灤成之大碣石。相去闊絕。安得連為一山。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海。或云在灤成。蓋兩存之。惟此詩之碣石。當是灤成。無關綏縣。魏志。與平十二年夏五月。公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外。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八月。登白狼山。與虜遇。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漢志。白檀屬漁陽郡。臨碣石以觀滄海。當是至無終。經白檀。歷平剛。登白狼之時。故謂碣石者。灤成之大碣石也。讀史方輿紀要。撫寧縣。漢灤成縣地。昌黎縣有綏縣城。據漢王瓚云。碣石淪

於海水。蓋指鹽成之碣石言。故後人第知有秦縣之碣石。禮史方輿紀要。昌黎縣有碣石山。而撫寧無之。此其故也。然觀此詩臨碣石以觀海。則是魏時山猶未盡淪於海水也。〔三〕潛與淡通。宋玉高唐賦。澗淡淡而並入。李善注。淡。滿貌。

安流平。
〔王夫之曰〕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極無非悲者。孟德於樂府。殆欲踞第一位置。惟此不易步耳。不知者但謂之縝心。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一〕霏霏。〔三〕鷓鴣晨鳴。鴻雁南飛。鷺

鳥〔三〕潛藏。熊羆〔四〕窟棲。錢鈔〔五〕停置。農收積〔六〕場。〔七〕逆旅整設。以

通賈商。〔八〕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二解。

〔節注〕〔一〕詩小雅。正月繁霜。毛傳。繁。多也。〔二〕又雨雪霏霏。毛傳。霏。甚也。〔三〕夏小正。九月。玄鳥蟄。禮記月令。玄鳥歸。鄭玄注曰。歸。謂去蟄也。〔四〕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熊如熊。黃白文。易通卦驗。小。雲。熊羆入穴。〔五〕詩周頌。序乃錢鈔。毛傳。錢。鈔也。古田器。鈔。一曰田器。〔六〕積。資四切。音恣。聚也。詩大雅。迺積迺倉。〔七〕颯風。九月築場圃。〔八〕禮記月令。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多積聚。是月也。易闢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

〔朱乾曰〕冬十月。敘其途路所經天時物候。又自秋經冬。雖當軍行。而不忘民事也。

鄉土不同。河朔〔二〕隆寒。流澌〔三〕浮漂。〔三〕舟船行難。雖不入地。蓴蘓深奧。

〔四〕水竭不流。冰堅可蹈。〔五〕士隱〔六〕者貧。勇俠輕非。〔七〕心常歎怨。戚戚

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三解。

〔節注〕〔一〕爾雅。朔。北方也。後漢書荀彧傳。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二〕風俗通。冰流曰澌。冰解曰泮。〔三〕說文。澌。浮也。〔四〕方言。粵。無菁也。爾雅。萍。藪。深奧之地。藪。生焉。蓋無餘地可容錐。言田畝荒蕪。藪藪滿目。禾稼不生也。〔五〕易。履霜。堅冰至。魏志裴注引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墜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所謂水竭不流。冰堅可蹈也。〔六〕詩。邶風。如有隱憂。毛傳。隱。痛也。〔七〕史記。俠以武犯禁。輕非。謂輕於爲非法之事也。河朔。上氣。好勇。疾貧。職爲亂階。歎怨多悲。魏武憂念及之也。

神龜〔一〕雖壽。猶有竟時。騰〔二〕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三〕伏櫪。〔四〕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五〕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六〕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四解。

〔節注〕〔一〕爾雅。一曰神龜。龜之最神明。莊子秋水篇。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二〕騰當作騰。爾雅。騰。騰蛇。郭注。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淮南子。騰蛇遊霧而動。〔三〕說文。驥。千里馬。〔四〕漢書。李尋上王根書曰。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師古曰。伏。伏。謂伏槽。而秣之也。櫪。省作歷。廣韻。櫪。馬櫪也。〔五〕史記。天官書。歲星贏縮。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盈也。不在天。言人命亦有盈縮也。〔六〕說文。怡。和也。荀子。明主必謹養其和。朱桓堂樂府正義曰。魏武爲桓之伐。履危蹈險。殊非怡養之福。軍還之日。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徵倖。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永年之云。皆驚心於事定也。〔朱嘉徵曰〕隴西行歌碣石。魏公北征烏桓時作。觀滄海。自序其功德之廣大也。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此志也夫。冬十月。務農經商。立國規模略見。鄉土不同。得土。又爲致王之本。古今治亂之數。關隴尤宜加意。毋爲敵資。龜雖壽。愛時進趨。壯思難任。書曰。歌永言。長言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晉代因爲舞樂。〔朱乾曰〕隴西行多憂國之辭。又曰。步出夏門行。魏武征烏桓時。獻帝已都許。而題曰步出夏門者。京許。猶京洛也。

却東西門行

〔節案〕尚書考靈囑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頃。加三。旁蠶順除之。鄭玄注云。蠶行十二頃。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頃也。蠶。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

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昏明主時。猶晝夜也。中者。如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之中也。六頃分之左右。為十二頃。即十二時也。左右六頃加三。

則二十四頃。為一晝夜之數也。却也。回也。東西日所出沒。曰却東西門。有回車反駕之意。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却東西門行。荀錄所載。武帝鴻雁一篇。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餘里。行止自成行。〔一〕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二〕奈何此征夫。安得〔三〕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四〕何時反故鄉。神龍藏深泉。〔五〕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六〕故鄉安可忘。

〔節注〕〔一〕樂府豔歌何嘗行。羅列成行。〔二〕脫文。當。田相值也。〔三〕安得。猶荀子勸學篇所言安特也。揚原注。語助。或方音耳。〔四〕楚辭。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五〕泉當作淵。避唐諱改。〔六〕楚辭。鳥飛反故鄉兮。

狐死必首丘。

〔朱嘉徵曰〕却東西門行歌鴻雁。征戍曲也。道將士離索之悲。以勸勞之。

〔陳祚明曰〕狐死句用此。意切。而以神龍二句為興。與狐相排。法變。

魏文帝詩注

短歌行

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遺令使節朝奏樂。魏文製此辭。自撫箏和歌。聲製最美。辭不可入宴樂。魏樂所奏。

仰瞻帷幕。〔一〕俯察几筵。〔二〕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一解。神靈〔三〕倏忽。棄我

遐遷。靡瞻靡恃。〔四〕泣涕連連。〔五〕二解。呦呦〔六〕遊鹿。草草鳴鳧。〔七〕翩翩飛

鳥。挾子巢棲。三解。我獨孤癯。懷此百離。〔八〕憂心孔疚。〔九〕莫我能知。〔一〇〕

四解。人亦有言憂。令人老。〔二〕嗟我白髮。生一何早。五解。長吟永歎。懷我聖考。

〔三〕曰仁者壽。〔三〕胡不是保。六解。

〔節注〕〔一〕周禮天官。幕人掌帷幕之事。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二〕又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三〕楚辭九

歌。東風飄兮神靈雨。〔四〕詩。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又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五〕楚辭九歎。涕流交集兮。泣下漣

漣。連省文。〔六〕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七〕又荅伯曰。勞人草草。勞心也。月出曰。勞心慙兮。無傳。爾雅曰。慙慙。勞也。是知草乃借字。慙則草字。詩言草草鳴鳧者。謂遊鹿勞心而呼其子。比操之於己也。說

文。鳧。鹿子。〔八〕雖古通羅。詩。蓬此百羅。毛傳。羅。憂也。〔九〕又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一〇〕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二〕又假寐永歎。維憂用老。〔三〕釋名。父死曰考。漢書揚雄傳。茫茫天道。在昔聖考。〔三〕論語。仁者壽。

〔朱嘉徵曰〕短歌行歌。瞻仰。孝思可風焉。

〔朱乾曰〕雅有蓼莪。為孝子不得終養。頌有閔予小子。為成王除喪朝廟。魏氏節朝奏樂。非古也。然其情詞惻怛。則去三百篇遠矣。

〔陳祚明曰〕思親之作。哀情徘徊。用鳴鹿飛鳥。比體甚切。一意承接。異於孟德者矣。

魏文帝詩注

〔王夫之曰〕衝恤詩極不易下筆。子桓斯篇。乃欲與
藝我並峙。靜約故也。悲者形必靜。哀者聲必約。

〔節案〕魏書。延康元年七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父老百姓。設伎樂百戲。是時武帝崩。纒數
月。而文帝縱樂如是。乃知此詩詞雖哀切。而全屬儻飾也。自朱止谿以下。所論未得其義矣。

秋胡行

見武帝
詩注。

堯任舜禹。〔一〕當復何爲。〔二〕百獸率舞。〔三〕鳳凰來儀。〔四〕得人則安。失人
則危。唯賢知賢。〔五〕人不易知。〔六〕歌以詠言。〔七〕誠〔八〕不易移。〔九〕鳴條
之役。〔一〇〕萬舉必全。明德通靈。〔一一〕降福自天。〔一二〕

〔節注〕〔一〕案。尙書。堯崩。而舜始任禹平水土。此言堯任者。蓋據史記。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之說也。〔二〕論語。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當復何爲。言無爲也。〔三〕尙書
堯典。帝曰。夔。命汝典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皋陶謨。
夔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五〕帝答孟達詔曰。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六〕史記范雎傳曰。人固未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七〕皋陶謨。搏拊琴瑟以詠。〔八〕說文。誠。信也。〔九〕唯賢知賢。人不易知。釋堯任舜禹。歌
以詠言。誠不易移。釋獸舞鳳儀。〔一〇〕竹書紀年。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
桀出奔三腹。商師征三腹。戰于郟。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案。後漢書郡國志注。河東安邑縣西。有鳴條陌。御
覽曰。今有鳴條亭。在安邑之西。此言自禹而後。桀不任賢。殺其大夫關龍逢。遂有鳴條之戰。湯之伐桀。見之湯誓。
若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一一〕所謂萬舉必全。是以明德通靈。而
自天降福也。漢書伍被傳。聽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一二〕詩。保有命之。自天申之。
〔朱嘉徵曰〕秋胡行歌堯任舜禹。文帝禪封魏王時。風示天下也。避征
誅之實。而居禪讓之名者耶。魏志稱帝好矯情自飾。御之以術者。

朝與佳人期。〔一〕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旨酒停杯。寄言飛鳥。〔三〕告余不能。〔三〕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不來。結之何爲。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四〕靈〔五〕若道言。貽爾明珠。〔六〕企予望之。〔七〕步立躊躇。〔八〕佳人不來。何得何斯。〔九〕須。〔九〕

〔節注〕〔一〕楚辭九歌。與佳期兮夕張。〔二〕九章。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三〕漢書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又天文志注。蘇林曰。能言台。能言耐三聲通。告余不能。謂寄言與所期之人以不耐也。〔四〕爾。謂佳人也。佳人不來。而欲從之。乃在海隅。〔五〕靈。謂海神。猶九歌靈中君。靈皇皇。王逸注。謂靈神也。〔六〕明珠出於海者。故海神所貽。漢魏歌。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遠君。雙珠玕。瑁。〔七〕詩。跂予望之。〔八〕又愛而不見。搔首躊躇。〔九〕何。誰也。佳人不來。則明珠誰得之。而靈又誰須之也。九歌。君誰須兮靈之際。〔朱嘉徵曰〕秋胡行歌朝與佳人期。豈鄕風懷賢之詠歟。帝善哉行。慄慄下白屋。吐握不可失。同意。若。明珠。喻道。此魏文思賢之詩也。

汎汎漾漾。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芙蓉〔一〕含芳。菡萏〔二〕垂榮。朝采其實。夕佩其英。采之遺誰。所思在庭。〔三〕雙魚比目。〔四〕鴛鴦交頸。〔五〕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六〕知音識曲。善爲樂方。〔七〕

〔節注〕〔一〕離騷。集芙蓉以爲裳。〔二〕詩陳風。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孔穎達曰。未開曰萏。已發曰芙蓉。〔三〕古詩。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四〕爾雅。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五〕列異傳。宋康王埋韓憑夫妻。宿夕交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長夕交頸。音聲感人。〔六〕詩鄕風。有美一人。婉如清揚。毛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七〕傅毅舞賦。動朱唇。紆清揚。亢音高歌爲樂方。李善注。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

〔朱嘉徵曰〕秋胡行歌汎淥池。樂飛賢之來輔也。詩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朱乾曰〕秋胡古辭已亡。故前人於此題多假借之詞。本其陷溺慾海。則為求仙之說。所謂真人。何有於路旁美婦。上散關山是也。本其偷歡瞬息。則為神仙長久功名不朽之說。壯盛不再。進趨放逸。忽然朽腐。願登泰華山是也。本其夫婦兩不相識。則為人不易知之說。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而此夫婦感心。堯任舜禹是也。若朝與佳人期與汎淥池二首。一則海隅莫致。一則在庭可遺。皆非路旁亂攪。而折關結桂。采實佩英。則又見投金之可鄙。皆反秋胡之意。而為之說也。魏晉而後。辭繁不殺。義蘊絕矣。

善哉行

李善注。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上山採薇。〔二〕薄暮。〔三〕苦飢。〔三〕谿谷多風。霜露沾衣。〔四〕一解。野雉羣雌。〔五〕

猿〔補〕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六〕二解。高山有岸。林木有枝。憂來無方。

人莫之知。〔七〕三解。人生如寄。〔八〕多憂。〔九〕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其馳。〔一〇〕四解。

湯湯〔補〕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補〕李善作。有似客遊。五解。策我良馬。〔二〕

被我輕裘。〔三〕載〔補〕馳載驅。〔三〕聊以忘憂。〔四〕六解。

〔李善注〕〔一〕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二〕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三〕古豔歌。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四〕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五〕毛詩曰。雉之朝雊。〔六〕廣雅曰。壘。重也。〔七〕音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八〕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九〕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一〇〕毛詩曰。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一〕毛詩曰。良馬四之。〔二〕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三〕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四〕楚辭曰。聊媮娛以忘憂。又毛詩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劉履選詩補注〕〔五〕雄雉。求匹之聲。詩云。雄之朝雉。尚求其雌。〔六〕鬱何壘壘。皆指高山林木而言。故下文因以起興。湯湯川流以下三語。亦申言歲月如馳。人生如寄之意。此文帝因征行勞苦。感物憂傷。而欲以自娛也。託言上山采薇。既不足以療飢。而徒爲風霜所侵。且物之羣動者。尚各求其匹侶。我何又遠離所親。而勞於征役乎。於是還望故鄉。則鬱然壘壘者。獨爲隔絕。使不可見。故其憂感之懷。反覆興歎。而不能已焉。

〔節補注〕〔一〕詩小雅。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又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又我心悲傷。莫知我哀。本篇用意字似出此。詩序所云遭戍役也。若善注引召南草蟲之采薇。則大夫妻能以禮自守。非本篇義矣。說文。薇。菜也。似葦。〔五〕馬融長笛賦。山雞晨鳴。野雉朝雉。李善注。雄雞之鳴爲雉。〔補一〕玉篇。猿似猴而大。能嘯。〔六〕詩秦風毛傳。鬱。積也。壘同壘。或作累。莊子庚桑楚篇。北居長壘之山。釋文。壘。崔本作壘。史記老子韓非傳作湯湯。毛傳。湯湯。大貌。〔補三〕司馬相如上林賦。奄薄水渚。李善注。郭璞曰。薄。猶集也。〔補四〕詩鄭風鄭箋。載之言。則也。

〔朱嘉徵曰〕善哉行歌上山。悲行役也。王者常節游散。閱于役。申之以勞歌。君子蓋無譏焉。

〔陳祚明曰〕客行之感。言之酸楚。發端四句。情在景事之中。憂來無方。言憂始深。意中有一事可憂。便能舉以示人。憂有域也。惟不能示人之憂。戚戚自知。究乃并己亦不自知其何故。觸目接耳。無非感傷。是之謂無方。〔王夫之曰〕子桓論文云。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其獨至之薄。從可知已。此篇微風遠韻。映帶人心。哀樂非子桓其孰得哉。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一〕妍姿巧笑。〔二〕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爲樂方。哀
茲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三〕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離鳥夕宿。
在彼中洲。〔四〕延頸鼓翼。悲鳴相求。〔五〕眷然顧之。使我心愁。嗟爾昔人。何

以忘憂。

〔節注〕〔一〕有美一人。婉如清揚。知音識曲。善為樂方。見上篇秋胡行汎汎藻池篇。〔二〕詩。巧笑倩兮。〔三〕淮南子。揚鄒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四〕楚辭九歌。擊難留兮中洲。王逸注。中洲。洲中也。〔五〕詩小雅。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朱嘉徵曰〕善哉行歌有美。新聲進也。時左延年以新聲協律。宜鹿鳴四詩。亡逸過半。

〔朱乾曰〕魏文答繁欽書云。守宮王孫世有女曰瓊。年十五。素顏玄髮。皓齒丹脣。善歌舞。芳聲清激。可謂聲協鑽石。氣應風律。吾練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間房。詩當指此。離鳥夕宿以下。乃其納之間房之意歟。〔節案〕此篇以詩義言之。當是求賢之什。謂開篇即鄭風蓂草思遇時。篇後即小雅伐木自天子至於庶人須友以成。如詩序所言。本無不可。第文帝好聲伎。見之繁欽與帝賤。如左驥、史納、睿娘皆當時名倡。薛訪車子。年十四。能喉嚨引聲。與筋同音。井以上聞。欽賤所云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者也。和堂之論。未為無見。

〔陳祥明曰〕即秋胡行次首之旨。而申暢言之。離鳥六句。言愁深至。詩所以貴此興者。質言之不足。比興言之。則宛轉詳盡。延頸鼓翼。寫展轉反側之狀至矣。〔王夫之曰〕嗟爾昔人。何以忘憂。謂古來有之。何

同前

案本集前二首相連。後二首不相連。此首另標善哉行為題。丁福保所輯本。於此首題下附夾注云。初學記載第一解題云。於講堂作。節以為於講堂作四字。當指全篇言。不得獨指第一解也。考初學記十。皇太子門。引魏文帝集敘詩云。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則此篇所記於講堂作者。與文帝敘詩之言有合也。此篇郭茂倩樂府詩集作武帝辭。今從宋書樂志及詩紀改正。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絃激新聲。長笛吹清氣。〔一〕一解。絃歌感人腸。四

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三〕二解。持滿如不盈。〔三〕有德者能卒。

〔四〕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解。慊慊〔五〕下白屋。吐握不可失。〔六〕衆賓飽

滿歸。主人苦不悉。〔七〕四解。比翼〔八〕翔雲漢。〔九〕羅者〔一〇〕安所羈。冲靜得自

然。〔二〕榮華〔三〕何足爲。五解。

〔節注〕考宋書樂志。魏晉之世。有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則此篇所云悲絃者。即箏及琵琶之類。長笛者。則列和所善之類也。古樂以琴爲律。新聲以笛爲律。又考晉書律歷志。泰始十年。荀勗張華等出御府銅竹律。與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定笛律。而荀勗又問列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否。其後乃依律作大呂笛。據宋書晉書。則笛律代琴律而興。爲古樂之一大變。其成於魏晉之間。惟觀宋玉笛賦及馬融長笛賦序云。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與此篇云長笛吹清氣。知笛律之成。不俟魏晉之間矣。宋書樂志引王僧虔表曰。今之清商。實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則此篇所云清氣者。乃清商曲也。〔二〕涼風入我室。非晉風。謂悲絃長笛之音。其涼如風也。〔三〕孝經。節制謹度。滿而不溢。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淮南子。周公謂能持滿矣。〔四〕論語。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五〕慊慊。謙謙古通用。大學此之謂自謙。讀爲慊。易。謙謙君子。白屋。謂白蓋之屋。以孝覆之。賤人所居也。吐握。見武帝詩短歌行對酒篇。〔七〕悉。盡也。〔八〕爾雅。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鷦鷯。郭注。似鳥。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九〕詩。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一〇〕司馬相如難蜀父老。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二〕老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又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三〕離騷。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朱嘉徵曰〕善哉行歌朝日。燕賓客之作。文帝曲辭噉緩。是曲一闌正始。〔朱乾曰〕地危勢逼。心多憂懼。不如脫然物外之爲善也。然曰衆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則所謂吐握不可失者。不得已焉耳。冲靜自然。豈其情哉。朝日相樂。恐不及也。飲不知醉。樂無知也。

〔王夫之曰〕悲愉醜醉俱用情始。一入爛漫。即屏去之。引氣如此。那得不清。

同前

案藝文類聚。此篇作銅雀園詩。然考此篇分五解。是從宋書樂志出者。當仍從宋志題善哉行。

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一〕大會〔三〕奉甘醪。〔三〕狩人獻嘉禽。〔四〕一解。齊倡〔五〕

發東舞。秦箏〔六〕奏西音。有客從南來。爲我彈清琴。二解。五音紛繁會。〔七〕拊

者〔八〕激微吟。淫魚〔九〕乘波聽。踴躍自浮沈。三解。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

〔二〕樂極哀情來。〔二〕寥亮〔三〕摧肝心。四解。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三〕大

哉子野言。〔四〕弭〔五〕絃且自禁。〔二〕五解。

〔節注〕〔一〕張載魏都賦注。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銅爵臺。南金虎臺。北冰井臺。〔節案〕文帝芙蓉池詩所謂逍遙步西園。即銅爵臺園也。華池。即芙蓉池也。鄴中記。西臺高六十七丈。爾雅。園謂之臺。郭注。積土四方。又觀謂之闕。注。宮門雙闕。邢疏。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然則上縣法象。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二〕禮記。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稊稻必齊。鄭注。大酋者。酒官之長。〔三〕說文。醪。汁滓酒也。〔四〕周禮。獸人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鄭注。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享禴。秋獻禽以祀社。冬獻禽以享蒸。狩人。比周之獸人也。〔五〕邊讓章華臺賦。齊倡列。趙女羅。〔六〕楚辭。按秦箏而彈徵。劉坦之曰。箏。蒙恬所造。故曰秦箏。〔七〕楚辭。五音紛繁繁會。王逸注。紛。盛貌。繁。衆也。〔八〕周禮。大祭祀。帥齊登歌。令奏擊拊。鄭注。擊拊。晉乃歌。拊形如鼓。以革爲之。著之以楛。賈疏。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晉乃歌也。〔九〕淮南子說山訓。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高誘注。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真正白。身正黑。口在領下。似鰭魚。而身無鱗。

出江中。喜音。出頭於水面聽之。陶方罍云。說文魚都鱣字下。引傳曰。伯牙鼓琴。鱣魚出聽。定是淮南。攷蜀志都正傳注。及文選魏都賦注。並引淮南作鱣魚。即許本也。論衡亦作鱣魚。左思魏都賦亦作鱣魚。皆用淮南許本。高本作深魚。與韓詩外傳同。其外荀子作流魚。大戴禮作沈魚。皆由聲近得通。〔節案〕高注深魚。及說文。蜀志。魏都賦注鱣魚。為同一種魚名。觀爾雅疏。鱣、長鼻魚。後漢馬融傳注。鱣、口在頷下。與高注深魚。其狀相同。廣韻。鱣。徐林切。則音尋。又餘針切。則音淫。是音同名同。而狀亦同。論衡。鱣魚出聽。皆作鱣。則鱣為正字。淫為同音假借字。〔〇〕詩秦風。飲彼晨風。鬱彼北林。毛傳。北林。林名。〔二〕漢武帝秋風辭。權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三〕袁亮。聲清徹也。謂五音。〔四〕韓子。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徹之音。平公曰。音莫悲於清徹乎。師曠曰。不兮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恐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一奏。雲從西北來。再奏。大風雨。裂帷帳。破俎豆。墮廊瓦。〔五〕左傳。叔向曰。子野之音。君子哉。杜注。子野。師曠字。〔六〕毛。晷。息也。〔七〕亡禁。勝也。

〔朱嘉徵曰〕善哉行歌朝遊。燕樂之得節者。夫哀樂得節。情之正也。樂極而哀來。漢武秋風辭。並此兩見。〔朱乾曰〕昔魏文侯廢太子擊而立詵。其傅倉唐。為誦晨風之詩。而中山君得復以為嗣。悲鳴北林。正文帝為太子時危心處。與朝日篇同意。〔陳祥明曰〕東西南三字。亦已變宿出之。又伏一北字於淫魚飛鳥之下。何其故作態度若此。雖非一篇中所重。未為佳處。然正是有意為之。藏排比字面於中。而使人不覺。令識者覽之。作一笑也。於何知之。於其用南字知之。

丹霞蔽日行

案。此篇題曰。樂府詩集未有解釋。楚辭九章曰。山峻高以蔽日兮。王逸注曰。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蔽君明也。此義出楚辭。而樂府古辭楊柳行曰。譏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乃本之。至文帝此篇。曰丹霞蔽日。采虹垂天。遂以篇首四字為題。曰丹霞蔽日行。蓋用古楊柳行意也。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三〕谷水。〔三〕潺湲。木落翩翩。〔四〕孤禽失羣。悲鳴雲間。月盈則沖。〔五〕華。〔六〕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七〕

〔節注〕〔一〕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王逸注。朝霞者。日始出赤黃氣。案。霞之見於辭賦者始此。古只有雲。其後則從雲而別為霞。御覽引釋名云。霞。白雲映日光而成赤色。假日之赤光而成也。故字从段聲。文選蜀都賦。舒丹氣而為霞。劉淵林注。霞。赤雲也。此為從雲而別為霞之證。新序云。雲霞充咽。即春日月之明。則雲霞合用而不分。此篇用樂府古辭浮雲蔽日。而變以丹霞者。亦正以霞即為雲也。〔二〕禮記月令。季春。虹始見。孟冬。虹藏不見。蓋夏秋乃虹見時也。周禮春官。眠祿。掌十輝之法。七曰彌。鄭注。彌。白虹彌天也。〔三〕谷水乃谷中之水。非地名。管子。食谷水。卷擊井。〔四〕游源。水流貌。顧嗣。飛貌。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觀流水兮潺湲。〔五〕老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猶虛也。〔六〕毛詩淇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七〕此詩不言雨。而雨在其中。毛詩綴煉曰。朝隲于西。崇朝其雨。楚辭曰。虹蜺紛其朝覆兮。夕淫淫而霖雨。既因雨而谷水游游。木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雲間。日盈則冲。華不再繁。相因而見矣。此詩取古辭謔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而作。意亦效之。文帝典論殺讒篇曰。候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何進滅于吳匡張璋。袁紹亡于審配鄧圍。劉表昏于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于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為後之監誡。此詩所謂古來有之。嗟我何言也。

〔朱嘉徵曰〕丹霞蔽日。刺主鑿失也。

〔王夫之曰〕謀篇之潔。蔑以加矣。

煌煌京洛行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園桃一篇。解題曰。天天園桃。無子空長。言虛美者多敗也。〔節案〕煌煌京洛行。古辭不傳。故宋書樂志題曰園桃煌煌京洛行。此技錄所謂歌文帝園桃一篇也。小雅。皇皇者華。傳。猶煌煌也。大明。檜車煌煌。傳。明也。是煌皇通訓大也。明也。泮水。烝烝皇皇。傳。皇皇。美也。箋云。皇皇當作咍咍。咍咍。猶往往也。是煌皇通訓。亦有往義。此篇述往事。典論所謂古事已列于載籍者。與上篇同意。京雒。雒京也。古辭當作雒。作洛者。文帝所改。御覽十七。引魏略文帝改雒為洛詔曰。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雒。魏于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雒加水。變雒為洛。此可證改雒為洛者。文帝。而古辭當作雒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雒陽。不作洛。可證也。

天天園桃。無子空長。〔一〕虛美難假。偏輪不行。一解。淮陰五刑。烏得弓藏。〔二〕保身全名。獨有子房。〔三〕大憤不收。裹衣無帶。〔四〕多言寡誠。〔五〕祇令事敗。

〔六〕二解。蘇秦之說。六國以亡。〔七〕傾側賣主。車裂固當。〔八〕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從。禍卒不救。〔九〕三解。禍夫吳起。智小謀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一〇〕四解。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一一〕峨峨仲連。齊之高士。北辭千金。東蹈滄海。〔一二〕五解。

〔一〕詩周南。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魏風。園有桃。其實之毅。朱乾曰。自黨翽盛而京洛無人矣。郭林宗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園桃無子。所爲作也。〔二〕史記淮陰侯列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三〕又留侯世家。留侯乃稱曰。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顧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朱乾曰。竊帝之世。圍張角者盧植。則權軍微還。殺張角者皇甫嵩。則收其印綬。被黃巾者王允。則下獄滅死。宦者張讓等。身不出國門。而以討張角功封侯。烏得弓藏。勳臣不保。有或少有才。何願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厚也。後雖以墮操九錫之議。飲藥而卒。而魏人諱之。故猶以子房保身全名稱之也。舉賢賞功。國之綱紀。今若此。則不待京洛焚燒。漢祚已傾矣。〔四〕大憤不收。猶之裹衣無帶。帶所以收束衣者。無帶則服不成。不收則事必敗也。漢書焦不疑傳。裹衣博帶。注。師古曰。褰。大裾也。言著褰大之衣。廣博之帶也。〔五〕誠疑當作成。史記高祖本紀。蕭何曰。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六〕朱乾曰。昔曹操謂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常假之威權。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其言是也。而何進必欲盡誅之。獸窮則噬。宜其敗矣。此大憤不收者一也。迨進被殺。袁紹勒兵捕諸宦者。無長幼。皆殺之。雖快一時之憤。而乘輿狼狽。六虜不歸。以至董卓得肆其毒。此大憤不收二也。王允既誅董卓。於時從或者之言。使皇甫嵩領其衆。不然。因李傕等求赦而赦之。亦不至舉兵犯關。殺戮大臣。兵連禍結。至於如是之甚。此大憤不收者三也。有此三大憤。而煌煌京洛。忽

滅無遺。始於何進之優柔。卒於王允之不斷。所謂多言寡成也。〔七〕史記蘇秦列傳。於是六國合從。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秦兵不敢闖。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八〕戰國策。蘇秦封武安君。而相燕。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倖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朱乾曰。指袁紹也。始說何進悉誅宦官。又說進召四方猛將。皆紹之謀也。進死而董卓亂。關東州郡兵起。紹為盟主。宛然六國之勢。而更相吞噬。坐視天子播遷。至於奔敗之餘。嘔血而死。亦車裂之報哉。〔九〕史記張儀列傳。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而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用之曰。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食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于。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楚王不聽。秦齊共攻楚。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朱乾曰。指陳琳也。進用袁紹策。謀召外兵。主簿陳琳諫曰。將軍當速發雷聲。行構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難。弱者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卒以謀洩身死。〔一〇〕史記吳起列傳。太史公曰。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又曰。武侯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之楚。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智小謀大。見武帝確露行。說文。劣。弱也。朱乾曰。指何進也。進外慕大名。內不能斷。身死功廢。釀成董卓之禍。所謂智小而謀大也。進始誅蹇碩。一黃門令足矣。何陳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陳始。况賢於陳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陳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朱乾曰。荀彧薦羅川郭嘉。曹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軍祭酒。郭嘉知袁紹之不可有為。故去而就操。袁卓不廣。曹遂以輿。詩故以得臣稱之。〔一〕史記魯仲連列傳。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平原君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朱乾曰。謂管寧、邴原、王烈。適遼東也。〔朱嘉徵曰〕志鑑戒也。君子不志人鑑。不忘古鑑。鄭德云。煌煌京洛行。音本京華。鄙人之雅也。為相和歌。是謂風雅不分。然此曲本之漢調折楊柳行。郭本依杖錄譜入聲。合變小雅也。小雅兼風。鄙人不必以鄭說為嫌。

〔朱乾曰〕孟子云。不信任賢。則國空虛。此則詩人詠京洛之微意也。魏風園桃。尚有實之可食。京洛園桃。并無子而卒長。憂心獻諫。亦魏文文飾纂漢。託爲黍離之作也。

釣竿行

郭茂倩樂府詩集鼓吹曲辭。崔豹古今注曰。釣竿者。伯常子遊仇河濱。爲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爲樂曲。〔節案〕漢魏歌二十二曲。內有釣竿一曲。

古辭不傳。白頭吟古辭云。竹竿何嫋嫋。魚尾何漣漣。正用伯常子事。舊傳白頭吟卓文君所作。以諷長卿。弱嫋徒。並搖動貌。以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其心不定也。惟魏文此篇。非擬白頭吟。乃擬古釣竿也。釣竿古辭雖不傳。然宋書錄傳玄鼓吹曲所擬釣竿。略存古義。樂志曰。古釣竿行。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以濟大功。致太平也。是魏文此篇。當比傳玄所擬。先得古義矣。

東越〔一〕河濟水。〔二〕遙望大海涯。〔三〕釣竿〔四〕何珊珊。〔五〕魚尾何漣漣。〔六〕

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爲。〔七〕

〔節注〕〔一〕尙書禹貢。逾于洛。孔安國傳曰。逾。越也。互訓。越。逾也。〔二〕禹貢敘八州。兗青相次。曰濟河。兗兖州。北。據東海境也。〔三〕又禹貢敘青州。曰海濱廣斥。孔傳。濱。涯也。互訓。涯。濱也。〔四〕毛詩衛風。簞籜竹竿。以釣于淇。〔五〕白頭吟古辭作竹竿何嫋嫋。此詩作珊珊。宋玉神女風。拂墀聲珊珊。李善注。珊珊。聲也。案釣竿無聲。珊珊疑作嫋。漢武帝李夫人歌。偏何嫋嫋其來遲。師古曰。嫋嫋。行貌。釣竿嫋嫋。狀其隨波而動也。〔六〕漣。說文作麗。曰竹器。可以取粗去細。重言曰漣漣。狀魚尾粗細不齊之貌。嫋嫋。審母。雙聲字。此詩改古辭以叶聲也。魚仰首則入釣。見尾則逝。詩言雖釣而魚不可得也。〔七〕毛詩鄭風。遵大路兮。揜執子之手兮。無我藟兮。不害好也。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箋。好。猶善也。唐風。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詩言雖欲得魚。而魚方縱尾而逝。雖欲得賢。而賢方遵路而去。猶釣者之有芳餌。何所用也。宋玉釣賦曰。昔殷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輿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緞矣。羣生寤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德。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釣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十五

古今樂錄曰。十五歌。文帝辭。後解歌瑟調西山一何高。彭祖稱七百篇。〔節案〕後解所歌。即相和瑟調曲文帝辭之折楊柳行也。樂錄蓋據宋書相和登山而遠望下注。十五。文帝詞。在樂錄無誤。然古辭不傳。惟樂府詩集採鼓角橫吹曲紫騮馬歌辭六曲有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以下四篇。古今樂錄以為是古詩。朱乾樂府正義謂疑即此十五。而文帝擬之也。

登山而遠望。〔一〕谿谷〔二〕多所有。梗枏〔三〕千餘尺。衆草之一作盛茂。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雌山雞鳴。〔四〕虎嘯谷風起。〔五〕號熊〔六〕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節注〕〔一〕東方朔七諫。登辯山而遠望兮。〔二〕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三〕司馬相如子虛賦。其樹梗枏豫章。〔四〕馬融長笛賦。山雞晨鳴。野雉朝雊。李善注。雄雞之鳴為雊。〔五〕淮南子。虎嘯而谷風至。〔六〕爾雅。熊如熊。黃白文。

〔朱嘉徵曰〕登高山而遠望。美育材也。有材如林。經文緯武。惟所用之。或曰。嚴賊惡之辨也。〔朱乾曰〕水經注魏文帝獵於大石山。虎超乘輿。孫禮拔劍投虎於是山。山在洛陽南。〔節案〕乾所引水經注。似證此詩為當時所作。意蓋可從。若其以雉雌雞鳴。謂指丁儀、丁廙、楊修之倫。虎嘯。指曹植。則鑿矣。

折楊柳行

宋書樂志大曲之五曰。默默折楊柳行。朱乾樂府正義曰。折楊柳曲起已遠。莊子。折楊皇芬。毛詩采芣。有楊柳依依之句。故折贈行人。後世遂成故事。〔節案〕古辭以接輿歸草處句為主。文帝此篇。以彭祖、老聃、王喬、赤松為主。皆所謂追念往古事。與古辭義同。

西山〔一〕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三〕與我一丸藥。光

耀有五色。一解。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

海。茫茫非所識。二解。彭祖稱七百。〔三〕悠悠安可原。〔四〕老聃適西戎。于今竟

不還。〔五〕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六〕三解。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念

往古事。憤憤千萬端。百家多迂怪。〔七〕聖道我所觀。四解。

〔節注〕〔一〕魏志袁尚傳。尚聞郡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郡十七里。案括地志云。臨漳縣西。有陽平故城。即陽平亭也。西山當在陽平之西。〔二〕樂府正義曰。任昉述異記云。相州樓觀谷。昔有橋順二子。

於此得仙。服飛龍一丸。十年不饑。故魏文詩云。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即此也。〔三〕呂氏春秋。彭祖以壽終。高誘注。彭祖。殷賢大夫。治性。益壽七百。〔四〕爾雅釋言。原。再也。〔五〕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適遂

去。至闕。闕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案。闕。秦函谷關也。西戎。謂秦也。左傳。秦穆公伐晉。還。遂霸西戎。〔六〕王喬赤松。見之武帝氣出唱篇。〔七〕

史記五帝紀贊。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

〔朱嘉徵曰〕折楊柳歌西山。明王道也。道術之廣崇。不止求長生一事。可戒秦皇之惑。漢武之悔矣。

〔朱乾曰〕西山篇之爲折楊柳也。言非得仙人靈藥。輕舉浮雲。倏忽萬億。何以免別離之苦。顧此必無之事也。追念往事。憤憤萬端。神仙之說。俱屬迂怪。惟有觀我聖道。順命而行而已。

〔陳祚明曰〕茫茫非所識。正使果爾。亦復何歎。此意含蓄。校下文所辨尤深。子樞言神仙則妄言也。疑神仙則但疑也。不似孟德實有沈吟之心。

猛虎行

案、郭茂倩樂府詩集。猛虎行不載古辭。而錄於題後附序。其古辭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古辭僅四句。其文氣與意義。當非有闕。猛虎為題。蓋取首

句字也。文帝此篇。反古辭之意而擬之。

與君媾〔一〕新歡。託配於二儀。〔二〕充列於紫微。〔三〕升降〔四〕焉可知。梧桐攀

鳳翼。〔五〕雲雨〔六〕散洪池〔七〕。〔八〕

〔簡注〕〔一〕說文。媾。重婚也。〔二〕易繫辭。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三〕七略。王者體天而行。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四〕書。道有升降。〔五〕詩大雅。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曰。鳳皇于飛。翬翬其羽。亦傅于天。謠謠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於庶人。〔六〕詩毛傳曰。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七〕張衡東京賦。於東則洪池清瀾。薛綜注。洪池。在洛陽東三十里。〔八〕李光地曰。鳳皇非梧桐不棲。賢士非明君不附。其高飛也。如賢之升用。而惠澤下於民矣。此用詩義。殆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與陳徐應劉諸人之詩。魏略云。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故有升降焉可知之言歟。應瑒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廳集詩云。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榭。似亦利此篇之意。〔朱嘉徵曰〕曲辭似別有寄託。梧桐二句。與古辭猛虎野雀。輿比略同。倒結升降焉可知。意絕奇。〔王夫之曰〕端際密寶。微情正爾動人。於藝苑詎不稱聖。

燕歌行

樂府廣題曰。燕。地名。晉良人從役於燕。而為此曲。樂府正義曰。燕歌行與齊驅行、吳趨行、會吟行。俱以各地聲音為主。後世聲音失傳。於是但賦風土。而燕自漢末魏初。遠東西為慕容所居。

地遠勢隔。征戍不絕。故為此者。往往作離別之辭。與齊謳諸行。又自不同。庾信所謂燕歌遠別。悲不自勝者也。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一〕露為霜。〔二〕一解。羣燕辭歸鵠。南翔。〔三〕念君

文選作雁。

客遊多思

文選作思斷腸。

腸二解。

慊慊四。

思歸戀故鄉。

君何

文選作何爲。

淹留寄他方。三解。

賤妾莞莞五。

守空房。

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

不覺淚下露衣裳。六。

援補琴鳴

絃七。

發清商。八。

五解。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九。

六解。

星漢西流

夜未央。二。

牽牛織女遙相望。三。

爾補獨何辜補限河梁。七解。

李善注一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二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三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雁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雁雍雍而南遊。四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口筆切。五繁。單也。六古詩曰。淚下霑衣裳。七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八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九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一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二史記曰。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節補注劉履選詩補注曰。此豈帝爲中郎將時。北征在外。代述閨中之意而作歎。其曰慊慊思歸者。意其必然之詞。何爲淹留者。又怪而問之之詞也。補一援。引也。補二爾指女牛。補三辜。猶故也。文選六臣注張銑曰。婦人自恨與夫離絕。問此星何辜復如此也。

吳淇曰。天氣涼。即月令所云涼風至也。草木搖落。即月令所云草木黃落也。露爲霜。即月令所云白露降也。燕辭歸。即月令所云玄鳥歸也。雁南翔。即月令所云鴻雁來也。連用月令五事。不見堆砌之痕。歌不能長者。爲琴所限也。琴弦僅七。而有四調。曰慢宮。曰慢角。曰緊羽。曰清商。清商節極短促。音極纖微。故云不能長也。

王夫之曰。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從明月皎皎入第七解。一得酬適。殆天授。非人力。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一解。

鬱陶思君二未敢言。寄書浮雲往不還。

〔三〕二解。涕零雨〔三〕面毀形顏。誰能懷憂獨不歎。三解。耿耿伏枕不能眠。〔四〕披

衣出戶步東西。四解。展詩清歌〔五〕聊自寬。樂往哀來〔六〕摧心肝。悲風清厲秋氣

寒。羅帷徐動經秦軒。〔七〕五解。仰戴星月觀雲間。飛鳥鳴晨聲可憐。留連顧懷〔八〕

不自存。〔九〕六解。

〔節注〕〔一〕楚辭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王逸注。憤念蓄積。益胸臆也。〔二〕古詩。浮雲蔽白日。遊

子不顧反。〔三〕兩讀去聲。集韻。自上而下曰雨。〔四〕詩衛風。耿耿不寐。〔五〕楚辭九歌。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

王逸注。展。舒也。詩言展詩清歌。即歌此燕歌行也。〔六〕張衡思玄賦。體樂往而哀來。〔七〕秦軒。蓋西軒也。杜預

曰。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以秦代西。納清商秦曲。而曰清商西曲耳。李善曰。軒。長廊之有牖也。〔八〕韓詩曰。眷

眷懷顧。爾雅。眷。省察也。

〔朱嘉徵曰〕燕歌行歌秋風別日。闕征成也。王者遣卒勞還。賦室家離索。以道其懷。或云。帝為中郎將北征時作。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涕零雨面

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歎。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

披衣出戶步東西。仰看星月觀雲間。飛鷁〔一〕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

〔節注〕上曲管樂所奏。此篇本辭。詩小雅。我心憂傷。惓惓如擗。假寐永歎。維憂用老。〔一〕爾雅。鷁。鴈也。郭注。

今呼鷁鷁。正字通云。山東呼為鷁鷁。關西呼為鷁鷁。南人呼為鷁鷁。江人呼為鷁鷁。大如鷁。青蒼色。亦有灰者。長

頸高脚。項無丹而頰紅。案。楚辭大招。鷁鷁羣長。鷁鷁鷁只。王逸注云。鷁鷁。鷁鷁也。則以鷁鷁為鷁鷁。然考鷁鷁頂紅。而鷁鷁則無丹。當非一物。又有以爲九頭鳥者。亦另一物。

〔朱嘉徵曰〕魏詩七言。創體也。逐句聯接。却逐句轉換。士衡輩苦直敘矣。

〔宋乾曰〕燕趙古多感慨悲歌。今所存者。荆軻易水。音節慷慨。秋風別日二曲。猶易水之意也。晉宋作者仍之。自梁而後。七言間韻。與大概歌行體同。失其聲音。而專詠土風。樂府之末造也。

〔王夫之曰〕所思爲何者。終篇求之不得。乃三百篇之妙用。蓋抒情在已。弗待於物也。

〔陳祚明曰〕此七言一句一體。與栢梁不同。栢梁一句一意。此則連緒相承也。

臨高臺

案、漢鑄歌有臨高臺一篇古辭云。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鸝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文帝此篇擬之。後解則雜入豔歌何嘗行古辭。〔一〕

臨臺行、高、高以軒。〔三〕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鸝往且翻。〔三〕行、爲臣當盡

忠。〔四〕願今一作令皇帝陛下三千歲。〔五〕宜居此宮。〔六〕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

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頽。五里一願。六里徘徊。〔七〕

〔節注〕〔一〕古辭臨高臺。蓋記漢武帝南巡浮江之作。其所謂高臺者。當是臨江之臺。故辭中解下有清水。即繼之以江。有香草。明其水爲江水也。文帝此篇。言臺下有水。而未言江字。蓋臺爲銅雀臺也。水爲芙蓉池水也。〔二〕臨臺行句讀。上高字句讀。高以軒成句。學漢鑄歌巫山高。高以大句法也。〔三〕韓詩外傳。田饒告魯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鸝舉矣。翻。飛也。往且翻者。回飛之貌。喻臣之欲去君也。〔四〕行句讀。即上句臨臺行之行也。樂府古辭東門行曰。行、吾去爲遲。所用行字。作一字讀。又豔歌曰。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中間行字。亦作一字讀。可類證也。爲臣當盡忠成句。〔五〕願今皇帝陛下三千歲。即擬古辭令我主壽萬年意。當指魏武言之。〔六〕宜居此宮。宮。謂銅雀園宮也。〔七〕樂府古辭豔歌何嘗行曰。飛來變白鵠。乃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願。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文帝此篇。上兩解擬古辭已畢。

後一解則雜歌豔歌何嘗行。以盡黃鵠往且翻之餘意。此猶大曲之有趨也。朱嘉徵以為此篇哀漢道之衰。又曰。或題山陽公上懸統時作。非是。蓋頗今皇帝句。必非為山陽公言也。魏武帝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句。則當時患賢人之去。此篇正與之相應也。又文帝釣竿行一篇。亦擬漢錢歌。故郭茂倩樂府詩集鼓吹曲辭。此篇與釣竿同列。觀釣竿珊瑚。魚尾徒徒。芳餌何為。其辭亦患賢人之去。與此篇一意。朱嘉徵又以為後解與前一解不相接。是未善讀之也。

陌上桑

見武帝辭。

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荆棘。〔一〕求阡陌。側足獨窘步。〔二〕路局〔三〕窄。〔四〕虎豹嗥〔五〕動。雞驚禽失。羣鳴相索。登南山。〔六〕奈何踏盤石。〔七〕樹木叢生鬱差錯。寢蒿草。蔭松柏。涕泣雨〔八〕面。露枕席。伴旅單。稍稍〔九〕日零落。惆悵竊自憐。〔一〇〕相痛惜。

〔節注〕〔一〕後漢書馮異傳。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吾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二〕離。何桀村之披狼兮。夫惟捷徑以窘步。〔三〕說文。局。促也。〔四〕窄。象本作窄。說文。窄。迫也。〔五〕楚辭招隱士。援猿羣嘯兮。虎豹嗥。〔六〕詩小雅。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七〕宋玉高唐賦。盤石險峻。傾崎崖隙。〔八〕雨讀去聲。〔九〕前漸也。重言之曰稍稍。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秦之攻韓魏也。稍稍蠶食之。〔一〇〕楚辭九辯。惆悵兮而私自憐。〔朱嘉徵曰〕陌上桑。歌棄故鄉。征行曲也。

〔朱乾曰〕登南山下。着奈何二字。以紓其聲。

〔陳祥明曰〕極傲孟德。荒荒蒼蒼。其情善惡。稍稍句佳。足知從軍之久。

上留田行

樂府相和歌瑟調曲。上留田。行古辭曰。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崔豹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樂府廣題曰。蓋漢世人也。文帝此篇擬之。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節注〕一句之下。著上留田。體如詩陳風。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及漢童逃歌之每句著以童逃是也。
〔朱嘉徵曰〕魏文視諸弟衰薄。作此誦謗。

大牆上蒿行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大牆上蒿行。今不傳。魏文此篇擬古辭。

陽春無不長成。草木羣類。隨大風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獨立一何癡。〔一〕四時舍我驅馳。今我隱約〔三〕欲何爲。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棲枯枝。我今隱約欲何爲。適君身體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嘗。冬被貂鼯〔三〕温暖。夏當服綺羅輕

涼。行力自苦。我將欲何爲。不及君少壯之時。乘堅車。策肥馬良。〔四〕上有倉
浪之天。〔五〕今我難得久來視。下有蠕蠕〔六〕之地。今我難得久來履。何不恣意逃
遊。從君所喜。帶我寶劍。今爾何爲自低叩。悲麗〔七〕平壯觀。〔八〕白如積雪。利
若秋霜。〔九〕駮犀標首。〔一〇〕玉琢中央。〔一一〕帝王所服。〔一二〕辟除凶殃。御〔一三〕
左右。奈何〔一四〕致福祥。吳之辟閭。〔一五〕越之步光。〔一六〕楚之龍泉。〔一七〕韓有墨
陽。〔一八〕苗山之鋌。羊頭之鋼。〔一九〕知名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如君劍良綺
〔二〇〕難忘。冠青雲之崔嵬。〔二一〕織羅爲纓。〔二二〕飾以翠翰。〔二三〕既美且輕。表容儀。
俯仰垂光榮。宋之章甫。〔二四〕齊之高冠。〔二五〕亦自謂美。蓋何足觀。排金鋪。〔二六〕
坐玉堂。風塵不起。天氣清涼。奏桓瑟。〔二七〕舞趙倡。〔二八〕女娥長歌。〔二九〕聲協
宮商。感心動耳。蕩氣回腸。〔三〇〕酌桂酒。〔三一〕膾鯉魴。〔三二〕與佳人期。〔三三〕爲樂康。
前奉玉卮。爲我行觴。今日樂。不可忘。樂未央。爲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
何爲自苦。使我心悲。〔三四〕

〔節注〕〔一〕孟子。詩云。哲矣富人。哀此鷙獨。〔二〕後漢書趙典傳。爲行隱約。注。隱。猶靜也。約。儉也。〔三〕後漢書鮮卑傳。有貂貉麕子。皮毛柔蟻。故天下以爲名裘。〔四〕漢書食貨志。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五〕樂府東門行古

辭。上有倉浪天。〔六〕犄同。而究切。說文。動也。重言之曰犄犄。〔七〕麗羅古通用。說文。麗。心憂也。悲靡。憂也。〔八〕廣韻。平。正也。平壯。正壯也。猶正午曰平午也。靦。自靦也。〔九〕淮南子。寶劍之色如秋霜。〔一〇〕山海經。中曲之山。有獸。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其名曰駮。說文。廋。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駮外標首。謂以駮。或身之角。爲劍首也。〔二〕魏文帝典論。余好擊劍。命彼國工。飾以文玉。表以通犀。〔三〕服習。〔四〕御進也。〔五〕奈何。如何也。〔六〕荀子。闔閭之于將莫邪。巨闔辟閭。皆古良劍也。〔七〕越絕書。句踐乃身被賜虎之甲。帶步光之劍。〔八〕又楚王令風胡子之吳見下將。干將使之鑿茨山。鴻其谿。取其鐵英。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布。漢書武帝紀注。孟康曰。龍淵水。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九〕案。龍淵。唐人避高祖諱。改作泉。〔一〇〕戰國策。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皆陸斷馬牛。水擊錫雁。〔二〕淮南子修務訓。苗山之劍。羊頭之劍。高誘注。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劍。白羊子刀也。許慎注。鉞。銅鐵瑯也。〔三〕莊忌哀時命。冠崔嵬而切雲兮。劍淋漓而從橫。王逸注。冠則崔嵬上摩於雲也。〔四〕說文。纒。冠系也。〔五〕韜。天鷄赤羽也。〔六〕禮記。章甫。殷道也。鄭注。章。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宋。殷後也。禮記。孔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七〕蔡邕獨斷。高山冠。齊冠也。〔八〕說文。鋪。著門鋪首也。司馬相如長門賦。擗玉戶以撼金鋪兮。〔九〕桓憲。齊憲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一〇〕趙偁。邯鄲偁也。史記。齊景帝紀。四年冬。以趙國爲邯鄲郡。雞鳴曲古辭。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偁。〔二〕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歎。聲清暢而蟠蛇。李善注。女娥。娥皇女英也。〔三〕宋玉高唐賦。慙心動耳。迴腸傷氣。〔四〕楚辭九歌。奠桂酒兮椒漿。〔五〕詩陳風。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六〕楚辭九歌。與佳期兮夕張。〔七〕老子曰。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此篇是也。

魏文帝詩注

〔王夫之曰〕長句長篇。斯爲閨山第一祖。
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爲樂府雛象。

豔歌何嘗行

案。漢樂府古辭豔歌何嘗行。即古白鶴篇。亦曰飛鶴行。王僧虔技錄云。豔歌何嘗行。歌文帝何嘗。古白鶴三篇。所謂歌文帝何嘗。即此篇也。宋書作古辭。樂府詩集作文帝

辭。蓋從技錄。文帝此篇。擬古白鶴。考樂府豔歌翻翻堂前燕。爲夫婦之辭。而古白鶴亦喻夫婦。此篇復然也。

何嘗快獨〔一〕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三〕一解。長兄爲二千石。〔三〕中兄被

貂裘。二解。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馭馭。〔四〕往來王侯長者遊。三解。但當在王侯殿

上。快獨擣蒲六博。〔五〕對坐彈碁。〔六〕四解。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蹶迫日暮。殊

不久留。五解。少小相觸抵。寒苦常相隨。忿恚安足諍。〔七〕吾中道與卿〔八〕共別離。

約身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慚倉浪之天。〔九〕下顧黃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

悲。誰能知。少小下爲趨。曲前爲難。

〔節注〕〔一〕快獨連辭。猶快絕也。列子張湛注。獨者。極高極妙而無鄰之意。〔二〕樂府西門行古辭。飲醇酒。炙肥牛。〔三〕漢書百官公卿表。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秩比二千石。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又武帝置都刺史。成帝改名牧。秩二千石。漢書武帝紀。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古辭長安有狹斜行。天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四〕方言。馭。馬馳也。郭注。馭。疾貌。〔五〕蒲通捕。馬馭有擣捕賦。類篇。擣。楚辭招魂。置斂象棊。有六博些。王逸注。博。齒也。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六〕典論。予于他戲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妙。昔京師妙工有二焉。合輒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

恨不得與之對。又文帝與吳質書云。彈碁開設。終以六博。李善注引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說文。博。碁也。徐廣曰。古通謂博奕之子爲碁。亦作碁。〔七〕諍。爭也。二字古通用。〔八〕卿。尊稱之詞。婦謂其夫也。約身禮節。亦即東門行君復自愛莫爲非意。〔九〕東門行古辭。上用倉溼之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

〔朱嘉徵曰〕刺俗也。風教衰。禮樂廢矣。王公大人之廷。遊遊蕩子。翮其翔宇。乘室家之歡。忘忠上之節焉。

〔朱乾曰〕首六字爲句。生富貴之家。襲父兄之寵。浮蕩播播。途窮日暮。以至中道乖離。室家相棄。詩人敘其妻悲怨之情也。

〔陳昨明曰〕無乃亦懷皇皇畏人之意。未受禪以前所作耶。

〔朱乾曰〕首六字爲句。生富貴之家。襲父兄之寵。浮蕩播播。途窮日暮。以至中道乖離。室家相棄。詩人敘其妻悲怨之情也。

月重輪行

崔豹古今注。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謂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乘輝如星。霽潤如海。太子比德。故云重也。漢末喪亂。後二章亡。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日重光。今不傳。據郭茂倩樂府。月重輪古辭亦不傳。魏文此篇。蓋擬古辭而作。

三辰〔一〕垂光。炤臨四海。〔二〕煥哉何煌煌。悠悠與天地久長。〔三〕愚見目前。聖親萬年。明闇〔四〕相絕。何可勝言。

〔節注〕〔一〕周禮春官。神天掌三辰之灋。鄭玄注。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二〕四海。見武帝辭彙出唱。〔三〕天地久長。見武帝辭秋胡行。〔四〕淮南子。黃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闇。

〔朱嘉徵曰〕頌嗣王也。典語之辭。自然藻耀。

〔王夫之曰〕無限纏。一以猶夷出之。

黎陽作二首

〔節注〕漢書地理志。魏郡黎陽縣。即今河南衛輝府之滑縣。魏志。建安四年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七年。紹死。小子尚代譚。自魏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八年春三月。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八月。譚尚爭冀州。譚敗乞降。公許之。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九年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當醜守鄴。公進軍到淇水。由降。八月。鄴定。魏志所言用兵於黎陽者止此。皆在魏武未定鄴以前。此詩言朝發鄴城。夕宿韓陵。行行乃到黎陽。是定鄴以後。山縣出師黎陽。與前此之屯黎陽。而進軍於鄴。其形勢不同。知文帝此作。不在武帝時也。且詩云我獨何人。能不靖亂。亦非五官中郎將之言。蓋必為文帝即位以後作也。俱考魏志。文帝在位七年。并無用兵於黎陽之事。則此詩之作。未能斷其為何年矣。

朝發鄴城。〔一〕夕宿韓陵。〔二〕霖雨載塗。〔三〕興人〔四〕困窮。載馳載驅。〔五〕

沐雨櫛風。〔六〕舍我高殿。何為泥中。〔七〕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南征。救

民塗炭。〔八〕彼此一時。唯天〔九〕所讚。我獨何人。能不靖亂。

〔節注〕〔一〕漢書地理志。魏郡鄴縣。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南四十里。魏志。建安十八年。始建宗廟于鄴。〔二〕讀史方輿紀要。韓陵山。在安陽縣東北十七里。北魏主嗣。泰常八年。自代至鄴。敗於韓陵。普泰二年。爾朱兆等攻高歡於鄴。歡于韓陵為圓陳。連繫牛驢。以塞歸道。〔節案〕安陽。漢省入河內郡滂陰縣。即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治。其地勢在鄴城之南矣。〔三〕詩小雅。雨雪載塗。毛傳。塗。凍釋也。孔疏曰。天降雨雪。則為塗泥。〔四〕周禮考工記。輿人為車。〔五〕詩鄘風。載馳載驅。〔六〕莊子。禹治水。沐甚雨。櫛疾風。〔七〕詩邶風。胡為乎泥中。毛傳。泥中。衛邑也。此詩引用。則為泥塗之泥矣。〔八〕史記周本紀。武王即位。周公且為輔。東觀兵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九〕尚書太誓。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故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

殷殷其雷。〔一〕濛濛其雨。〔二〕我徒我車。〔三〕涉此艱阻。遵彼洹湄。〔四〕言刈

其楚。〔五〕班之中路。〔六〕塗潦是御。麟麟〔七〕大車。〔八〕載低載昂。嗷嗷〔九〕

僕夫。載〔一〇〕仆載僵。蒙塗冒雨。沾衣濡裳。

〔節注〕〔一〕詩。殷其雷。毛傳。殷。雷聲。箋。雷殷殷然。釋文。殷音隱。〔二〕又靈雨其濛。毛傳。濛。雨貌。初學記引說文。微雨曰濛濛。〔三〕又我徒我御。〔四〕又邁彼汝墳。水經注。洹水東北流。經鄆城南。〔五〕詩。類翹錯薪。言刈其楚。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六〕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曰。班荆相與食。杜注。班。布也。布荆坐地。此言刈楚而布之中路。魯詩。胡為乎中路。中路。路中也。倒文以合韻。〔七〕詩。有車鄰鄰。毛傳。衆車擊也。釋文。鄰亦作隣。文選藉田賦注引毛詩作隣隣。〔八〕詩。大車檻檻。〔九〕又車攻。選徒囂囂。毛傳。聲也。徐邈讀曰嗷。〔一〇〕詩。載飛載止。箋。載之言則也。

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橫。白旄〔一〕若素霓。〔二〕丹旗〔三〕發朱光。〔四〕追思太王德。〔五〕胥宇〔六〕識足臧。〔七〕經歷萬歲林。〔八〕

行行到黎陽。

〔節注〕〔一〕尙書太誓。有把白旄。〔二〕霓。虹也。〔三〕漢土火。爲赤。魏上王。爲黃。見文帝黃初元年定服食詔。及收維爲洛詔。此曰丹旗。仍漢職也。以時考之。當在延康元年受禪之前。〔四〕朱光。日光也。〔五〕詩大雅縣序曰。文王之興。本大王也。〔六〕詩曰。聿來胥宇。毛傳。胥。相。宇。居也。〔七〕又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此所謂識足臧也。臧。善也。〔八〕萬歲林。未詳。

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一首

〔節案〕此詩藝文類聚作徐幹。今從玉臺新詠。考後漢書郡國志。魏郡內黃。清河水出。有蒲陽聚。惠棟曰。說文。魏郡有蒲陽鄉。墨翟書。義從弗。讀作綺。今屬鄆。本內黃北二十里。據此。則清河水名。出內黃縣之義陽鄉。淇水之支流也。考黎陽以黎山在淇水之陽得名。見漢書地理志。此篇當是到黎

陽後。過清河。與下篇同時作。到黎陽後。舍車而渡河。則挽船上。乃挽船之兵士。非榜人也。詩采薇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此篇之意。庶幾有之。

與君結新婚。〔一〕宿昔當別離。〔二〕涼風動秋草。〔三〕蟋蟀鳴相隨。〔四〕例例

藝文類聚寒蟬吟。蟬吟抱枯枝。〔五〕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類聚作

惜歲月馳。〔六〕歲月類聚作無窮極。會合安可知。〔七〕願為雙黃鵠。〔八〕比翼

類聚作戲清池。

〔節注〕〔一〕古詩。與君為新婚。〔二〕又與君生別離。〔三〕又迴風動地起。秋草叢已綠。〔四〕又蟋蟀傷局促。〔五〕又秋蟬鳴樹間。〔六〕又歲月忽已晚。〔七〕又會面安可知。〔八〕又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蘇武詩。願為雙黃鵠。

清河作

方舟戲長水。湛澹類聚作自浮沈。〔一〕絃歌發中流。〔二〕悲響有餘音。一作悲風

音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思情深。願為晨風鳥。雙飛翔北林。〔三〕

〔節注〕〔一〕詩。汎汎楊舟。載沈載浮。爾雅。大夫方舟。注。併兩船。〔二〕漢武帝秋風辭。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楫歌。〔三〕詩。飲彼晨風。雙彼北林。

魏
明
帝
詩
注

附
錄

短歌行

翩翩〔一〕春燕。端集余堂。陰匿陽顯。節運自常。厥貌淑美。玄衣素裳。歸仁服德。雌雄頡頏。〔三〕執志精專。絜〔三〕行馴良。銜土繕巢。〔四〕有式〔五〕宮房。不規自圓。無矩而方。〔六〕

〔節注〕〔一〕詩小雅。翩翩者燕。無傳。魯頌泮水毛傳。翩翩。飛貌。重言之則曰翩翩。漢樂府瑟調豔歌行。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二〕詩邶風。燕燕于飛。頡之頡之。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陳奐謂傳文當是頡頏二字之五。凡鳥飛。必仰上而後注下。故傳先釋頡之飛而上曰頡。再釋頏之飛而下曰頏。〔三〕禮記大學鄭注。絜猶結也。絜也。〔四〕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五〕廣雅。式。法也。〔六〕莊子。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猶樂初造也。其志正。其聲廉。王

〔朱乾曰〕魏明帝於夫婦之倫。反覆不終。為平原王時。既立廢氏為妃。及即位。又黜廢氏。而立毛氏為后。後郭夫人有寵。又殺毛后而立郭。何其忍也。讀長歌哀失羣之孤燕。知其有悔心。讀短歌喜翩翩之雙燕。知其有愛心。

長歌行

靜夜不能寐。耳聽衆禽鳴。大城育狐兔。高墉〔一〕多鳥聲。壞宇何寥廓。宿〔三〕屋邪草生。中心感時物。撫劍下前庭。藝文作機衣翔伴〔三〕於階際。景星〔四〕一

何明。仰首觀靈宿。〔五〕北辰〔六〕奮休榮。哀彼失羣燕。喪偶獨斃斃。〔七〕單心誰
 與侶。造房孰與成。徒然喟〔八〕有和。〔九〕悲慘傷人情。余情偏易感。懷往一作
 增憤盈。〔一〇〕吐吟音不徹。泣涕沾羅纓。

〔節注〕〔一〕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二〕廣雅。宿。舍也。王念孫曰。宿為舍止之舍。周禮地官。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三〕伴。古通。詩齊風載驅毛傳。翱翔。猶彷徨也。釋名。翔。伴也。〔四〕史記天官書。天精而見景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五〕釋名。宿。宿也。星各止宿其所也。〔六〕爾雅。北極謂之北辰。〔七〕廣韻。斃。獨也。寶玄妻古怨歌。斃斃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八〕說文。喟。太息也。〔九〕爾雅。徒吹謂之利。獨嘆。獨鳴也。有。語助詞。王引之曰。一字不成詞。則加有字以配之。如書盤庚。曰。無羽孤有効是也。〔一〇〕蔡琰悲憤詩。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
〔朱嘉徵曰〕長歌行歌辭夜。思保治也。高明神禱之。其憂何長。
或曰。其聲慘憺。不忍卒讀。豈其值母后之廢。而被譏時耶。
〔陳祥明曰〕應感母氏之屏居。故愴深孤燕。不能自已。邪草。應即昔邪。瓦松也。

善哉行

樂苑六解下有云。備實鑿子。備則亡虜。假氣游魂。魚鳥為伍。宋書樂志無此四句。郭茂倩樂府詩集同。

我徂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一〕一解。輕舟竟川。初鴻依浦。桓
 桓猛毅。如熊如虎。〔二〕二解。發砲〔三〕若雷。吐氣成雨。旄旂〔四〕指麾。進退應
 矩。三解。百馬齊轡。〔五〕御由造父。〔六〕休休〔七〕六軍。〔八〕咸同斯武。四解。兼

塗星邁。亮茲行阻。行行日遠。西背京許。〔九〕五解。遊弗淹旬。遂屆揚土。奔寇

震懼。莫敢當御。〔一〇〕六解。虎臣〔一一〕列將。〔一二〕怫鬱〔一三〕充怒。淮泗〔一四〕肅清。奮

揚微所。〔一五〕七解。運德耀威。惟鎮惟撫。反旆言歸。告入皇祖。〔一六〕八解。

〔節注〕〔一〕詩大雅。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毛傳。旅。師也。〔二〕書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貔。鄭玄曰。桓桓。威武貌。〔三〕後漢書袁紹傳。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注。以其發石擊震烈。故為霹靂。即

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惠棟曰。說文云。旂。發石也。賈逵左傳注云。旂。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云。飛石重

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據此。則詩所云發礮。即飛石也。其來甚古。李善云。礮石。今之拋石。拋礮同音。俗作

砲。〔四〕廣韻。旂同旌。〔五〕張衡西京賦。百馬同轡。躡足並馳。〔六〕韓詩外傳。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史記。造

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七〕班固陽陵侯傳寬銘。休休將軍。如虎如龍。〔八〕左傳。天子之軍。周為六軍。〔九〕京

鄴京也。許。許昌也。〔一〇〕魏志。青龍二年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河。

七月。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顛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吳在禹貢揚州域。故曰揚土。

〔二〕詩。矯矯虎臣。〔三〕後漢書耿純傳曰。臣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四〕東方朔七諫。心怫鬱而內傷。漢書師古注。

怫鬱。憂不樂也。〔五〕書禹貢。淮海惟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六〕微所。猶無所也。書無逸鄭注。所猶處也。

〔二〕書皇祖。謂武帝。

赫赫〔一〕大魏。王師徂征。〔二〕冒暑討亂。振曜威靈。〔三〕一解。汎舟黃河。隨波滯

浚。通渠回越。〔四〕行路綿綿。〔五〕二解。綵旒蔽日。旌旒翳天。淫魚〔五〕淺溜。〔六〕遊

嬉深淵。〔三〕三解。唯塘泊。〔七〕一作泊。從如流。不為單。〔八〕握揚楚。〔九〕心惆悵。歌採

薇。〔一〇〕心綿綿。在淮肥。〔一一〕願君速捷〔一〕節。早旋歸。〔二〕四解。

〔節注〕〔一〕詩。赫赫宗周。〔二〕書。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班固漢書敘傳。柔遠能邁。耀耀威靈。〔四〕史記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回越。猶河渠書所云回遠也。〔五〕淫魚見文帝辭朝遊篇。〔六〕宋玉高唐賦。巨石溺溺之澗澗兮。李善曰。澗澗。出沒貌。〔七〕泊。猶澤也。水所鍾也。水經注。鄖澤。俗謂之鄖城泊。吳地多水。故曰塘泊。〔八〕詩。大雅。其軍三單。毛傳。三單。相鷁也。鄭注。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濶。今公劉遷于陶。民始徙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濶卒也。不為單者。蓋用正卒為軍。不及其濶。不欲盡民力也。〔九〕據揚楚。謂控渚揚楚之地。指合肥言。讀史方輿紀要。合肥在禹貢為揚州之域。戰國時屬楚。自大江而北得合肥。則可以西問中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魏主淑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終吳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為魏守也。故曰據揚楚。故曰在淮肥。〔一〇〕采薇見文帝辭上山篇。〔一一〕淮肥。言淮河合肥。見上曲注。

〔朱嘉徵曰〕善哉行歌我徂、赫赫。美東征也。兵凶德。故列悲調。〔朱乾曰〕前篇當是自將凱旋之作。後篇乃是遺將之作。

步出夏門行

見武帝辭。

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一〕仲尼稱賢。君子退讓。小人爭先。惟斯二子。于今稱傳。林鐘〔二〕受謝。〔三〕節改時遷。日月不居。〔四〕誰得久存。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情。一解。商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五〕雲霧相連。丹霞蔽日。〔六〕彩虹帶天。弱水〔七〕漣漣。葉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

其間。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二解。朝遊清冷。〔八〕日暮嗟歸。朝遊止此。嗟迫日

暮。烏鵲南飛。〔九〕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折枝摧。雄來驚雌。雌

獨愁棲。夜失羣侶。悲鳴徘徊。芄芃荆棘。〔一〇〕葛生綿綿。〔一一〕感彼風人。惆悵

自憐。〔一二〕月盈則冲。〔一三〕華不再繁。古來之說。嗟哉一言。盛迫下

〔節注〕〔一〕夷叔見善哉行武帝辭。〔二〕禮月令。律中林鐘。鄭玄注。夏季氣至。則林鐘之律應。〔三〕楚辭大招。青春受謝。白日昭只。王逸注。謝。去也。〔四〕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五〕詩。乃眷西顧。〔六〕丹徵六句。見

丹徵蔽日行文帝辭。〔七〕書禹貢。弱水既西。〔八〕山海經。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冷之淵。注。清冷水。在西魏鄂縣山上。〔九〕烏鵲南飛。見短歌行武帝辭。〔一〇〕詩唐風。葛生藟棘。又大雅。芄芃棘樛。薪之樛之。濟濟辟王。左

有越之。毛傳。芄芃。木盛貌。樛。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一一〕詩王風。綿綿葛藟。在河之濟。終遠兄弟。謂他人交。亦莫我顧。毛傳。綿綿。長不絕之貌。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此

用詩義。而兄弟日遠也。〔一二〕老子。大盈若冲。難得。而兄弟日遠也。〔一三〕老子。大盈若冲。

〔朱嘉徵曰〕步出夏門行。諷諫也。骨肉見猜。哀感之音。湛然欲絕。首稱夷叔退讓。當時母后被誅。封平原王。家君之位。疑有動搖故也。白日欲明。丹徵蔽之。詩亦諷體。

〔朱乾曰〕帝母甄后。為郭氏潛死。帝為嫡嗣。三封外藩。幾不得立。此亦明帝小弁之作也。王勉夫野客叢談云。首陽山有三。一蒲坂。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坂為夷所餓之地。以饑考之。洛陽者為是。阮瑀伯夷傳曰。適彼

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論語注謂蒲坂。非也。此篇章法頗難尋跡。大概雜集而成。丹徵蔽日六句。月盈則冲四句。則魏文丹徵蔽日行也。烏鵲南飛四句。則魏武短歌行也。詩本二解。而以朝遊清冷以下為一。首盈則冲二解

已畢。而奏樂音節未竟。以朝遊清冷二句足其聲。故舊本註云。朝遊止此為聲。〔節案〕水經注云。河水逕平縣北。南對首陽山。上有夷齊廟。讀史方輿紀要云。首陽山。在偃師縣西北二十里。杜佑曰。夷齊葬于此。然考河南舊志云。

首陽山。即邙山最高處。日出先照。故名。以舊志考之。然則以其名同首陽。故立夷齊廟。遂又謂夷齊葬於此耳。夏門為洛陽城門。詩云東登首陽山。固知洛陽之首陽。有夷齊廟。據阮瑀文所云。亦同斯義。不必夷齊餓處也。

〔陳祥明曰〕卒逢以下。情迫辭哀。校無枝可依。不勝平陵之異。非境有真感。必不能為是語。

林鐘受謝。節改時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商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丹霞蔽日。彩虹帶天。谷水潺潺。葉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其間。朝遊清冷。日暮嗟歸。蹙迫日暮。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折枝摧。雄來驚雌。雌獨愁棲。夜失羣侶。悲鳴徘徊。芄芄荆棘。葛生綿綿。感彼風人。惆悵自憐。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之說。嗟哉一言。

〔節注〕上曲為魏管樂所奏。見樂府詩集。此曲見詩紀。疑是本辭。案樂府增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君子退讓。小人爭先。惟斯二子。于今稱傳。善哉殊復善。鼓歌樂情。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凡十二句。丁福保以為增六句。誤也。

月重輪行

天地無窮。人命有終。〔一〕立功揚名。行之在躬。聖賢度量。得為道中。〔三〕

〔節注〕〔一〕魏武帝秋胡行。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二〕老子。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得者同於得。王弼注。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而物得其真。與道

同體。行得。則與得同體。

〔朱嘉徵曰〕月重輪歌天地。君道也。道尚乎中行。

苦寒行

悠悠發洛都。莽〔一〕我征東行。征行彌二旬。〔二〕屯吹〔三〕龍宋書作陂城。〔四〕一解。

顧觀故壘處。〔五〕皇祖〔六〕之所營。屋室若平昔。棟宇無邪傾。二解。奈何我皇祖。

潛德隱〔七〕聖形。雖沒而不朽。〔八〕書貴垂休〔九〕名。三解。光光〔一〇〕我皇祖。軒

耀同其榮。〔二〕遺化布四海。八表〔三〕以肅清。四解。雖有吳蜀寇。〔三〕春秋足耀兵。

〔四〕徒悲我皇祖。不永享百齡。〔五〕賦詩以寫懷。伏軾〔六〕淚沾纓。五解。右一

每解題首二句。

〔節注〕〔一〕說文。莽當作。莽當是莽之誤。廣韻。莽。專也。〔二〕說文。十日爲旬。〔三〕屯。聚也。吹。謂騎吹也。宋書樂志。漢有短簫鑿歌三曲。凡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四〕魏志。明帝青龍元年正月。青龍見鄭之摩陂井中。二月。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水經注。摩陂在鄭縣。經廣可十五里。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鄭縣。即今河南汝州鄭縣治也。魏志。青龍二年七月。帝東征孫橫。此詩蓋屯兵龍陂時作也。〔五〕魏志。建安二十四年。王自洛陽南征關羽。未至。羽走。王軍摩陂。詩所言故壘。即武帝軍摩陂時之故壘。〔六〕皇祖。武帝也。詩周頌。念茲皇祖。古〔七〕易文言傳。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德龍而隱者也。〔八〕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九〕書。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一〇〕揚雄侍中箴。光光常伯。〔一一〕文選李善注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軒驪懷光。引淮南子高誘注曰。軒轅星也。劉歆有曜歷。〔一二〕易林。德被八表。耀夷率服。〔一三〕晉魏志。黃初七年。明帝即位後。始書吳寇襄陽。太和三年。始書蜀寇邊。〔一四〕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揚雄并州牧箴。太上耀德。其次耀兵。〔一五〕魏志。建安二十四年冬。武帝軍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還洛陽。崩。綜其生平。最後陳兵。乃在摩陂。明帝重經其地。追懷乃祖。所以有永不百齡之歎。〔一六〕楚辭九辯。涕泣淫兮下霑軾。說文。軾。車前也。

〔朱嘉徵曰〕苦寒行歎悠悠。繩祖武以增四方也。

權歌行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權歌行。歌明帝王者布大化一篇。或云。左延年作。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明帝辭。備言平吳之勳。樂府正義曰。漁父鼓泄。載歌滄浪。漢武秋風辭。蕭鼓鳴公發權徒群之。周王所以于邁也。詩大雅。溥彼溇舟。蒸歌。凡可以取義權歌者不一。詩大雅。溥彼溇舟。蒸徒群之。周王所以于邁也。明帝此篇。猶于邁之意。

王者布大化。〔一〕配乾稽〔二〕后祇。〔三〕陽育則陰殺。曷景應度移。〔四〕一解。文德以時振。武功伐不隨。重華舞干戚。有苗服從媯。〔五〕二解。蠢爾〔六〕吳蜀虜。憑江棲山阻。哀哉王士民。瞻仰靡依怙。〔七〕三解。皇上悼愍斯。宿昔奮天怒。〔八〕發我許昌宮。列舟于長浦。〔九〕四解。翌日〔一〇〕乘波揚。棹歌悲且涼。太常〔一一〕拂白日。旗幟紛設張。五解。將抗旄與鉞。〔一二〕耀威於彼方。伐罪以弔民。清我東南疆。

將抗下
為趣。

〔節注〕〔一〕書大誥。肆予大化。謗我友邦君。〔二〕周禮天官鄭注。稽。合也。〔三〕后祇。地祇也。〔四〕漢書天文志。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正交角。去極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五〕韓非子。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不隨。猶不服也。大戴禮帝繫。舜陞產重華。是為虞舜。書。釐降二女于媯汭。媯為媯姓。舜居媯故也。〔六〕詩小雅。懿爾蠻荆。〔七〕又廢曉排交。隨依匪母。唐風。父母何怙。〔八〕詩大雅。敬天之怒。〔九〕魏志。黃初三年冬十月。孫權復叛。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明帝時為平原王。此詩作於其時。皇上。謂文帝也。〔一〇〕漢書律曆志引周書武成篇。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武帝紀注。應劭曰。翌。明也。〔一一〕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旂之物名。日月為常。又王建太常。釋名。日月為常。謂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一二〕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一三〕朱嘉徵樂府廣序。以此篇為明帝太和中東征作。則誤矣。〔節〕

樂府詩

二首。〔節案〕此題從玉臺新詠也。文選以昭昭素月明一首為樂府古辭傷歌行。然玉臺及藝文類聚作魏明帝辭。今從之。郭茂倩樂府詩集七十七雜曲歌辭樂府十首。其第二首即種瓜東井上魏明帝辭。惟玉臺乃並錄二首。今從之。

昭昭素月明。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一〕夜何長。微風吹闔闔。〔二〕羅幃自飄颻。攬衣曳長帶。屣履〔三〕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向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能儔侶。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四〕

吐高吟。舒憤〔五〕訴穹蒼。〔六〕

〔李善注〕〔一〕毛詩。耿耿不寐。如有隱憂。〔二〕毛詩傳曰。闔。內門也。〔三〕長門賦曰。屣履起而彷徨。〔四〕毛詩曰。佇立以泣。〔五〕谷永與王譚書曰。抑鬱於家。不得舒憤。〔六〕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吳淇曰〕此首從明月何皎皎翻出。古詩俱是寐而復起。俱以明月作引。俱有徘徊徬徨字。但彼於戶內寫徘徊。戶外寫徬徨。態在出戶入房上。此首徘徊徬徨。俱在戶外。中却於離牀以後。下階以前。先寫出一段態來。各種其妙。東西何所之。莫我知也夫。舒憤訴穹蒼。知我其天乎。

種瓜東井上。〔一〕冉冉〔二〕自踰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寄託不肖軀。有如倚太山。兔絲無根株。〔三〕蔓延自登緣。〔四〕萍藻〔五〕託清流。〔六〕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妾執拳拳。〔七〕天日照知之。相君亦俱然。

〔節注〕〔一〕種瓜東井上。即模擬曹子建種葛南山下也。詩。中田有廡。疆場有瓜。古者田中有井。故曰種瓜井上。〔二〕廣雅。冉冉。進也。〔三〕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四〕劉向九歎。葛藟藟於桂樹兮。王逸注。藟。緣也。〔五〕詩。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毛傳。蘋。大萍也。藻。聚藻也。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詩以自比。〔六〕曹植蒲生行浮萍篇。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七〕廣雅。拳拳。愛也。〔朱嘉徵曰〕種瓜東井上。守初志也。妻道也。臣道也。亦友道也。或曰。引喻深痛。明帝感母后而作。

〔朱乾曰〕當是擬甄后塘上行之作。意主昭雪母冤。感悟君父。不露一毫悲憤。使讀之者自動。可謂善於立言矣。〔王夫之曰〕怨詩不作怨語。

燕歌行

見文帝辭。

白日晞晞忽西傾。〔一〕霜露慘悽塗〔二〕階庭。秋草捲葉摧枝莖。翩翩飛蓬〔三〕常獨征。有似遊子不安寧。

〔節注〕〔一〕楚辭莊忌哀時命。白日晞晞其將入兮。王逸注。言日月西流。晞晞而沒。〔二〕又劉向九歎。白露紛紛以塗塗兮。王逸注。塗塗。厚貌。〔三〕既苑。秋蓬悉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白〔朱嘉徵曰〕燕歌行歌白日。悲遊子也。似有關文。

猛虎行

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玄雲潤其柯。〔一〕綠葉何落落。〔二〕青條視曲阿。〔三〕覽九百五十六。見御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四〕是巢。〔五〕

〔節注〕〔一〕淮南子。桐木生雲。注。取十石。擗。滿以水。置桐其中。三四日間。氣似雲作。〔二〕落落。喻多。〔三〕毛詩。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詩序。卷阿。召康公戎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箋。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四〕楚辭。莊辛說襄王曰。黃雀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

〔丑〕說文。窠。空也。穴中曰窠。櫛上曰巢。魏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
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帝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
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

涕泣。然則此篇殆有感而發歟。
〔朱嘉徵曰〕猛虎行歌變桐。感事也。事變難期。情隨事遷矣。此
緩調。不類文帝急鼓高張耳。魏家兩世廢后。二曲何其多憤也。